

素俊
戲剝
集二

山城故事

文化生活出版社
出版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五元四角

袁俊戲劇集

第三種

山城故事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路一弄八號

重慶國民路一四號

漢口交通路二四號

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

袁俊戲劇集

一、小城故事

二、邊城故事

三、山城故事

四、萬世師表

五、美國總統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渝一版

三十六年八月滬二版

第一幕 第一景 向公館

重慶。鴿子籠式的房子，污舊，擁擠，零碎。夏末，午後六點鐘。悶熱，鬱熱的天氣，一間樓梯過道的臥房。到左右房間以及上樓都還得從這裏經過。在許多盆、桶、椅、凳、櫃子、架子、兩張床和七零八碎的東西之中，有一張竹製八仙桌，靠牆，上面放了香燭供品。牆上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太的像片，鏡框上還貼着許多新寫的紅紙條，是個預備要上供的樣子。

向太太，一個近五十歲的太太，在忙着揩擦洗好的一大疊子衣服。天氣熱，她時而拿起一隻粗蒲扇搨兩下，但又匆匆忙忙顧不得這秋老虎的炎威，做起她的事來。

外面不遠處有滿笨重的汽車的馬達在一陣一陣忽緊忽慢地撲撲作響，更增加這空氣中的煩熱。還有一些喧笑的人聲和賣晚報的叫賣聲夾雜在一起。窗外近處又有什麼人在爭論着，像要壓倒汽車馬達似地，喉嚨都提得那麼高。向太太正要走到窗口去看，她的二兒子向天鵬從外面進來。天鵬十六七歲，黑臉膛，細腰幹，正在發育的那種肢體不勻稱，穿着工裝，弄滿了油泥。他一路學着賣晚報的四川娃兒吶喊着「晚波（報），晚波，新民兒晚波……」，一面舞着那張晚報走了進來。

向天鵬 媽，晚報。

向太太 嚶。放桌上吧。——我又不看報。（天鵬放下報掉頭便走）外婆在院子裏跟誰吵？

鵬 跟賣鷄蛋的。

向太 唉，真是老身不耐煩了，也不怕這麼熱的天！（拿起扇子搨了兩下。看着鐘）六

點了。鵬兒，你把簾子捲起來吧。

鵬（捲着簾子）外婆嘮嘮叨叨的，人家又不懂他的話。她一個勁兒跟人吵，說剛來四川的時候雞蛋一元錢好買三百。

向太（說自己的）今年也真怪，七月半了還這麼熱！一絲兒風都沒有。

鵬賣雞蛋的直說：「生活高嘍，生活高嘍！」外婆跟他說：「高了高了，也沒看見你們的人長高些！」

向太（微笑着搖頭）外婆就是這個脾氣，嘴頭上不肯饒人！（忽然看到天鵬身上的油泥，搖搖頭氣不動似地嘆了一口氣）唉，瞧，又哪兒弄這一身，昨天才洗的乾乾淨淨的！孩子，你就體貼體貼你這個老娘吧，再洗，媽的命都要洗掉了！（又拿起床上的衣服）你看看，天天要洗這麼一大堆。

鵬（看着自己身上傻笑）我跟袁大川學修理汽車的。就快修好了。（外面馬達撲騰了一陣之後，突然停了）糟糕，又斷氣了！（轉身就跑）

向太（趕着後面叫）鵬兒，你少跟這些下流人一道混叻！你爸爸就要下衙門回來了，等會兒一頭撞上，又是給我找閑話說！

鵬（已經跑在外面廊子上，笑着答）我躲在車廠裏頭，他看不到。

外面叫買聲：鷄蛋，賣鷄蛋囉！

【天鵬突然又跑了回來，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。

鵬 瞎，差點忘了，還有一封信。

向太 哪兒來的？

鵬 郵差交給我的。（把信交給了母親，掉頭又走。）

【顧老太太，向太太的七十三歲的老母親，正顛顛巍巍地捧着一籃箕鷄蛋進來，差點叫天鵬撞個跟頭。

婆 哎喲！你個猴崽子！你要把你婆婆撞死叻！

【天鵬一溜煙走了。

婆（上）你聽聽，昨天還是四十，今天就是五十五塊了！哼！就差吃人了！我們年青的時候，一個蛋只好賣到——三個小制錢！

向太（感嘆地）真是遭劫呦！

婆（沒有聽清）吓！你說什麼？

向太（提高聲音）我說嫌貴只好不吃它就是了。

婆 唉，要不是看天鶴這孩子在外面做事，衙門裏的伙食壞，早晚給他吃兩個蛋補補，我才不來嘔這個氣呢！（把雞蛋騰在抽屜裏）唉，現在就苦了這些孩子們了！
（把騰空的篋籬從門裏扔了出去）拿了滾！（坐下來，搥扇子）哎呦！琴姑娘，你就歇息一會兒又坍得下天？瞧你忙得這一頭汗珠子？

向太（笑笑）我要趕着趁他們沒有回來弄完呀。等會受之他們下了衙門回來，又要忙着祭祖先開晚飯的了。

婆 哼，祖先！（看着像片）你家的祖先也不知道是造了什麼孽，跑到這種鬼地方來

吃子孫的血食，要是我，我就寧可在陰司裏討飯也不來。——真怪，怎麼天鶴到這個時候還不回家？賣晚報的都來過了。——過年過節還要上衙門，真是沒聽說過！

向太 七月半算個什麼節呢？

婆 我不管，大大小小總是個節。秀丫頭呢？

向太 大概也沒有下班呢。就該回來了吧？她說早走一步，回來幫我弄菜的。

婆 哼！這個倒霉的韓二，也不知學那家子死麼登！自己的二十多歲的女兒，也讓她出去拋頭露面掛起個徽章，充什麼幌子？

向太 秀小姐倒是挺好強！每回林先生來總要誇上她一大頓。

婆 我就不喜歡這個姓林的，老跟條尾巴似地拖在秀小姐屁股後頭。

向太 媽，您怎麼的了？人家是好意送秀小姐回家的，林先生是個正經人。

婆 我不管，秀丫頭是天鶴下過訂的，不能這麼野丫頭似地滿街叉？

向太 唉，這個年月不好談嘍。您不能不叫秀小姑做事呀！媽，多一個人掛徽章，好壞一個月多進個千把塊錢，多拿幾斗米呀。

婆 你怎麼不怪你那位寶貝妹夫呀！一個漢子連自己的大閨女都養不活！哼！（越說越遠）還有你那位寶貝丈夫！白唸了半輩子書，還抵不上隔壁車廠裏個袁大川。兩個連襟湊在一起，連個女下人都用不起！真是鵬兒說的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）時代變了！時代變了！

【向太太笑了笑，知道最好是不接下去。

向太 （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）媽，您喝杯茶吧。

婆 （喝茶，氣平了一些）唉，真是時代變了，連我這把老骨頭，說是每月還值兩斗老米呢。真，往日哪兒聽說過？

【向太太邊喝着茶邊整理着一個花瓶裏的花，笑着沒有回答。

婆 哎，琴姑娘，你那來這麼些閑情雅緻，這麼亂七八糟狗窠似的房間，還供什麼

花？

【向太太又笑笑，拿起天鵬拿進來那封信端詳着。

婆 誰的信？

向太 大概是陶胖子的吧？我不認識字，看這筆肥肥胖胖蚯蚓似的字有點像是他的。

婆 哦？（毛過，關心地）是不是他替天鶴在銀行裏找的事成了？

向太 哎呀，媽，說着我不識字呀！這要等受之回來看。

婆（掂着信）唉，真是受之說的，要是陶胖子肯幫忙，給天鶴在銀行裏找個事就好了。聽說銀行裏連個看門的都弄到萬把塊錢一個月呢。

向太（不甚熱烈）唔，——也怪，天鶴自己倒不像着急這個事。

婆（沉思地）天鶴這個孩子——（說了半句，又嘆了口氣）唉，變了！不像從前了！

向太（這憂慮也捉住了她）他事情不順心——（想想又搖搖頭）這孩子太好強！

婆 唉！好強的孩子也有過，沒見過像天鶴這麼死心眼兒的。你記得他當初唸書的時候吧？輸場打球都要把手咬個大洞的。這脾氣不像你，倒像你那個苦命的妹子。

向太 得了，媽，您別說了。妹妹到死也沒埋怨過韓二一句，您就——

婆 這就是她那個死牛脾氣呀！她明明氣韓二沒出息，可拚死不說一句話，活活把個人氣死了！天鶴就像她。也好，我就喜歡好強的。不像他爸爸似的總是一老子不爲天下先，一輩子跟在人家屁股後頭跑。（忽然想起）昨天那個姓徐的又來找他幹什麼？

向太 那個小徐？

婆 嚶，我聽着他在院子裏跟天鶴咕嚕了好半天！

向太 不知道。總該又是什麼同學會的事吧？

婆 沒的話，天鶴倒有大半年不去什麼同學會了。你怎麼不問問他？

向太 唉，他要什麼事肯告訴我倒好了。我就是不放心他這個閉口菩薩的脾氣。

他什麼事死不開腔，自己悶在心裏頭。您忘了那年在北平鬧請願啦！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，他會領着人爬城門縫打巡警，第二天報上登出來，把一家子人都嚇昏了！

婆 唉，謝天謝地，他現在倒不鬧這個黨不黨的了！

向太 唉，我說什麼也早不放心他！他要是也像鵬兒這麼直心直腸的就好了。可是他就不。我是他的娘，可是也摸不清他肚子裏成天轉些什麼經（音筋），我就怕他不會有什麼出息。他什麼事都悶在心裏一個人攪，可天下什麼事是一個人攪得出來的呢？

婆 你呀，你就知道寵你那個老二！

向太（自顧說）唉，他要是肯早點跟秀小姐完了婚，也就省我一條心了，他又死不

肯。

婆 這你也怪他嗎？你叫他帶着秀小姐搬到哪兒去住呀？（指着右邊房間）是把韓二趕出來把房間讓給女婿呢？（又指左邊房間）是你跟受之把房子讓把兒子媳婦？難道你叫他結了婚，還住在這個堂屋不像堂屋，過道不像過道的樓梯口？你倒不怪你那位寶貝丈夫！十年前就是個科長，混到今天他還是個科長！雞蛋還漲價呢，只有他越混越不像話！

向太 您也別怪受之了，媽，衙門裏只發這點兒錢，你叫他有什麼法子呢！都是劫數——

婆 （越說越有氣）你就會袒護你那個寶貝丈夫！成天張着眼睛做夢，懶都懶到骨頭裏頭去了！看你做牛做馬整天可有個喘口氣的當兒沒有？還不許我說一句！秀丫頭也是的，那個寶貝韓二整天只會吹吹笛子，刻刻桃核，把我個二姑娘活活氣死了！可只要我一張嘴，秀丫頭先替她老子頂上我一大堆！（越說越氣）算了！算了！怪我不好，怪我沒養好兒子！我，我不跟你們說！我跟你們在這個倒楣

地方受什麼罪？（抓起兩個蛋）我走！我回家去！我——（向外走）

向太 媽，您這是——您哪兒去？

婆 我，我燉雞蛋去！（外面門響，她的老臉上立刻浮上一層笑容）這大概是天鵬回來了。

【但是進來的還是天鵬，一下正撞在外婆身上。

婆（沒好氣）你看你！你看你！（在天鵬的頭上鑿了兩下，氣憤激地走下）

鵬（摸着頭，彷彿司空見慣地）外婆又怎麼了？（向太太笑笑，沒有回答）又是爲大哥的事？

向太 唉！孩子，你要替你媽爭氣呦！（她已經摺好了衣服，向門走去）秀小姐怎麼還不回來！鵬兒，你看着點兒門，我到廚房裏去看看，不要又被外婆弄得亂七八糟的。

鵬（正從床底拖出一口箱子，一邊翻出些東西往工褲口袋裏塞）不，媽，我，我要出

去。

向太 出去？你到哪兒去？

鵬 媽，我們要上北溫泉玩兒去。

向太 （驚訝）什麼？

鵬 我跟袁大川他們上北溫泉去。明天是星期日，他們廠裏放假。

向太 孩子，你瘋啦，我有那麼多的錢給你遊山逛景？

鵬 他們不要我出錢呀！袁大川說他們請我。他們廠裏有部破車子，我們剛把牠修好。袁大川說上什麼地方逛逛吧，劉力羣說「去北溫泉」吧，袁大川說「走」——

就這麼決定了。

向太 你少跟這些下流人混叻，你爸爸要生氣的。

鵬 讓他氣去好了，爸爸也就只會生氣。

向太 孩子，他也是盼望你們好呀。整天地跟些下流人——

鵬（不耐）媽，您怎麼也學着爸爸。這麼「下流人」地。人家憑了本事掙錢，哪一點兒下流？要叫我瞧，袁大川要比爸爸這個上流人強的多。

向太 鵬兒！

鵬（不服）袁大川會修機器，爸爸會嗎？袁大川有六個修理廠搶他，爸爸有嗎？他就會寫幾句臭文章，就開口罵人下流閉口罵人下流！哼！

向太 不許亂說！你的字寫完沒有？

鵬 已經寫完了，（拿起書架上放着的兩張字）兩大張！（又指指像框上的紅紙條）那是饒頭！

向太 你什麼時候寫的？我就沒有看見。

鵬 我寫的快。（徵求同意）媽，我去了！

向太 今天要祭祖呀，等你爸爸回來要給祖先磕頭呀，他要問你——

鵬 那你就說我回學校去了，不就成了嗎？

【婆又上，手裏拿着一隻碗。

向太 唉，要走就快走吧，趁你爸爸沒回來。等他回來了呀，你休想跑的掉。（拿出幾塊錢）喏，帶點兒在身上，也不能什麼都叫人家請你。

鵬 （大喜）媽，我去了。（掉頭下）

向太 （追着喊）可不許游水呵！（鵬已去了）

婆 這個猴子又要闖到那兒去？

向太 他倒開心哩！對門利氏工廠的人請他去逛北溫泉。

婆 什麼？逛溫泉！哪來的這些閒情逸緻？這家子來了重慶五年了，還沒有哪個有過這積雅興！

向太 難得放暑假，就讓他頑頑吧。

婆 （搖頭）琴姑娘，孩子真要被你縱容壞嘍！

向太 鵬兒心直口快，身體結結實實，倒真罷了，只要不惹我操心，管他呢？

婆 瞞吧！你什麼事都替他們瞞着老子，總有一天瞞不下去的時候！

向太 唉，我也不過是圖個目前清淨，告訴受之又有什麼用？他還不是蠻吵一頓完事？再說，鵬兒也說的對，時代變了，誰知道將來的世界變個什麼樣子呢？

婆 變什麼？我只知道東西越變越貴！變呢，變個屁！——咳，我來拿什麼的，我都忘了，——哦，醬油。

【婆走到廚櫃前倒醬油，又嘮叨着說。

婆 這個仗一天不打完，一天不要想有舒服日子過。

向太 （不以爲然）唉，打也是苦做，不打也是苦做。只要能夠大家平平安安快快活活地，苦就苦點兒也就罷了！

【樓上一個孩子的哭聲，一個婦人哄孩子的聲音。

婆 （抬頭聽了一聽）吳太太的丫頭還沒有好？

向太 不知道，今天早晨又買過奎寧丸了，可憐，一個人帶着兩個小的！樓上又熱

得要命！

婆 造孽嘞！造孽嘞！好端端跑到這個鬼地方受罪！

向太 今年還是運氣，沒有來轟炸，去年夏天才慘呢，天天抱着一個牽着一個跑防空洞！

婆 活造孽！——

【吳太太，一個憔悴的青年婦人，抱了一個孩子從樓上下來。

向太 別說了，——哦，吳太太，下面坐。

吳 （走下樓梯）向太太，不客氣。——哦，老太太也在這兒？

婆 大的好點兒了嗎，吳太太？

吳 好點兒了，謝謝您老人家。——唉，這天氣熱得死人。

向太 是呀，下場雨就好了。

吳 （坐下）向先生還沒有回來呀？

向太 就 要 回 來 了 。

【樓上一個小女孩在喊「媽！媽！」】

吳 真是討債鬼，一刻離不得人！（站起）向太太，房子的事——？

向太 不知道怎麼說，受之說只好不理他。

吳 不是聽說銀行裏一定要買——

向太 受之說大家齊了心不搬，反正他也不能叫我們住到馬路上去呀——

吳 就是說呢，房子這麼難找，萬一房子成了問題，叫我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（淚

汪汪地），孤兒寡婦往哪兒去呢？

向太 不會的，吳太太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【吳太太抹抹眼淚，向樓梯走去。

婆 咳，你看我真老昏了，來拿醬油燉蛋的，一說上閑話又扯忘了。

向太 媽，您歇着，我替你去燉吧，我也該去燒菜了。

婆（看看走上樓梯的吳太太）也好。

【向太太接過碗，走下。

婆（追到樓梯口）喂！買了沒有？吳太太，你給我買了沒有？——

吳買了，買了，老太太，買了。（從口袋裏掏出一疊，印了紅字綠字的紙券，神祕地）

剛才當着向太太，我沒好拿出來。——一起是十張，十個號頭，從一到十都有了。

婆（貪吝地，張一張看着）唔唔，好，好——唔，這是個什麼號頭？不好！

吳我叫他隨便拿的。

婆算了，算了，也許就是怪號頭得頭獎，誰敢說的準，——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）時

代變了！

吳恭喜老太太得個頭彩，我們也沾點兒光——（走了又回頭說）您可別叫向先生知道是我給您買的。

婆 他？哼，得了頭獎我都不告訴他！——我預備給天鶴結婚用的。

【樓上小女孩在喊「媽！媽！」】

吳 又在叫了，老太太，我上去了。

婆 哦，謝謝你，吳太太。（門響，連忙把彩票塞起）大概是天鶴回來了。

吳 （走到門口望了一望）不是，是韓二先生。

【吳上樓去，韓二探頭探腦，手上捏着一張晚報上。

韓 （探着頭）媽，受之沒回來？

婆 （冷冷地）沒有。

韓 （態度一變，舒手舒足地）你們看到沒有？（指着晚報）全重慶一共有一百七十八

家三六九，要是一天吃一家的話，——喝喝！（搖頭幌腦）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

正傷腦筋！

婆 快脫脫大褂子吧，瞧，濕透了！

韓（說着那件滿是摺縷的長衫）好熱，好熱！人都快熟了！傷腦筋！琴姐呢？

婆 在廚房裏燒菜。

韓（嗅了嗅）哎呀！乖乖龍的冬，紅燒蹄膀的味道！

婆（也笑了）餓鬼！就是吃不傷腦筋！——天鶴怎麼還不回來呀？幾點了？

韓 我來看。（他伸出左手看看手錶）六點一刻。（又伸出右手，那上面也帶了一隻）也是六點一刻。

婆 韓二你發財了？帶起兩隻手錶來？

韓 不，非也。這隻是陶胖子的。

婆 陶胖子？

韓 嗯。前天在同鄉會上碰見他的。（得意）哈哈，他又耍買我做的那兩個盆景兒了。他已經出到（豎個指頭）一——千——元。

婆 陶胖子是瘋了！你就賣給他啦？

韓 我呀，我說要留着我殉葬呢，出十萬我也不賣。

婆 （呆了一陣，結論地）你比他更瘋！

韓 後來他就把錶給我，要我替他修。

婆 該死，一個銀行大經理，一隻錶還捨不得送到鐘錶店裏去修！

韓 不，他是怕鐘錶店裏靠不住，換他的機器——（忽然點頭作驚笑）他可不知道，

他每回找我修一次，我多了不換，一隻輪子總要揩揩油的，再修不上三次，他的錶就跟我這隻鐵壳子換了心兒了。（搖頭幌腦大得其意）傷腦筋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

【天鵬又上。

婆 咳，這個小鬼！怎麼又回來了？

鵬 倒霉，車子才走了三步，又斷氣了！（倒茶喝）渴死了！

韓 喂，天鵬，你來！你來！

鵬 什麼事？

韓 你來嗎！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桃核雕的小玩意兒來）你看，怎麼樣？

鵬（搶過來）哎呀，好玩好玩。外婆，你看姨父雕了個小兔子。

韓（得意）您信不信，我今天下午在公事房批牘裏雕的，他們還以為我在辦稿。

（鬼笑了一陣）來，來，天鵬，你來幫我把它安在我那個盆景上，趁你爸爸沒回來。

【汽車馬達又播騰起來。

鵬（忍痛地）不行，姨父，今天不行。

韓（失望）怎麼？

鵬 我要到北溫泉去。

韓（張口結舌）北溫泉？

鵬 我坐袁大川他們的車子去。

韓 北溫泉？什麼時候去？

鵬 這就去，趁爸爸沒回來。

韓 (不以爲然地) 溫泉有個什麼逛頭？溫泉有個什麼逛頭？傷腦筋！傷腦筋！(頭

頭播腦自右下)

【汽車馬達聲，門又響。

婆 看看是不是你大哥？

鵬 哎呀，不要是爸爸回來了！(着急溜溜)

門外 向天鵬！向天鵬！

鵬 (放了心) 噯。

門外 走嘍！

鵬 來嘍。車好啦？

【袁大川，一個二十一歲的修汽車的精強力壯的小伙子，站在門口。

鵬 怎麼樣，袁大川？車修好啦？

袁 好嘍。走吧。

鵬 走。(推袁走)

袁 別忙。老太太，有你們的電話。(對天鵬說) 找你大哥的。

婆 哦，哪兒來的？

袁 不知道，說是姓徐。

婆 他還沒回來呢，鵬兒，你去接——

袁 不用了，他說沒在家就留句話，說姓徐的打電話來，叫他明天晚上到南岸去一趟。

婆 南岸？

袁 嗯，南岸蔡家，叫他自己去見一個姓陶的陶經理。

婆 見陶經理？這是怎麼回事？

袁 我也不懂，他說向天鶴聽了就明白了。(向天鵬說) 走吧。

鵬好。外婆，我去了。

【天鵬搭着袁大川肩膀走了。

婆（看看二人的背影）哼，下流胚子！

【稍頃，向太太端了兩碗茶上。

向太 鵬兒怎麼還沒有走？

婆 誰知道，車子好了又壞了的，早晚這個鬼車子要出事——袁大川來說有個姓徐的打電話給天鶴。

向太 哦？大概又是那個小徐。

婆 說是叫天鶴明天晚上到南岸蔡家去見什麼陶經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

向太 陶經理？不知道呀。沒有聽天鶴提起過——（門又響）

婆 這回怕是天鶴回來了。

【進來的却是向祐，號受之。瘦長，蓄小鬚。像是受了誰的氣，一進門就連聲喊。

受之 反了！反了！簡直是反了！（叫婆）媽。（又喊）反了！這個世界反了！

向太 什麼事呀，一進門就反了反了的喊？

受之 簡直是沒有王法了嗎！一個拉洋車的敢兇的這個樣子！

婆 怎麼啦？

受之 先是不拉，坐上了就死敲竹槓，嫌少了居然敢兇在你面前不要了——你說，

你說這不是反了！要是在早先，我一張名片就送他進公安局！

婆 現在就不行啦？

受之 （感慨）現在？唉，現在一個科長算個什麼嘞！連個銀行裏的三等行員都不

如嘍！

向太 不要發這些牢騷了，還不脫了大褂子歇歇。

受之 （才要脫又停了手）不脫了，馬上給祖先磕頭又要穿。

向太 磕頭等一下子不要緊，天鶴還沒回來呢。

受之 還沒回來？——不，就上供吧，不好叫祖先老等着。

婆 哼，祖先已經從早晨等起，等到現在了。

受之 有什麼法子呢？衙門離得這麼遠，中午回不來——

向太（舍開）好了好了，你把祖宗的酒斟上吧。天鶴也該回來了。

受之（斟酒）天鵬呢？

婆 他——

向太 哦，他，他一早就到學校去了。

受之 什麼？我剛進門碰見他鬼頭鬼腦溜出去的。

婆 你看，是不是？

受之 只曉得瞞我！只曉得瞞我！太太，孩子被你縱容得怎麼了呵！你隨他在外面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早晚要受他的累。這麼個十來歲的小蘿蔔頭子，就整天時代不時代地亂說！（又看看鏡框上的字條）這是天鵬寫的？

向太（陪笑）鬼畫符。叫他好好寫，不肯好好寫。

受之 唉，怎麼好？怎麼好？這筆字怎麼見人！怎麼做事！

【大家都忙着上供，向太太在整杯筷，老太太在點燭，天鶴不聲不響自外入。看了大家一眼，他默默地脫下了上衣。

受之（滔滔不絕）將來弄得字不成字，文章不成文章，弄得像韓二似的，看怎麼得了？說起韓二，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，今天下午他的科長就拿着他一篇稿子指着我臉上給我看，東倒西歪不知所云還不提，免職的免字都寫成了個兔字！找他又找不到。還沒有下班人就溜了，又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？

【說着說着，韓二捧一隻他的寶物——盆景，笑容可掬地低着頭從右室出。

韓 天鵬！天鵬，我說——

【他抬頭看見站在面前的不是天鵬而是受之，不由笑容頓斂，一縮頭就想回去。

韓 哦，你，你回來了。

【說完，一個大轉身就又進去了。受之氣憤憤地看着他。樓上女孩在喊「媽，媽！」】

受之（發洩地）討厭！

向太（轉頭發現天鶴）咦，天鶴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

天鶴 外婆，爸爸，媽。

婆 哎呀，怎麼弄到這個時候才回來？

鶴 去看了個朋友。

受之 天鶴，你來點香。

婆 哎喲，你就叫他歇息吧，他才跑到家，你看這一頭汗珠子。天鶴，你坐着，我

給你拿雞蛋去。

鶴 外婆，我不餓。（他走過去把香點燃）

受之 怎麼，秀小姐還沒回來？

婆 嗯，越是家裏有事她越不回來。大概又是叫那個姓林的纏住了。

向太 媽——您真是，怎麼了？——哦，天鶴，剛才大概是小徐來了個電話。

鶴 哦？

婆 （搶着說）對了，剛不大會兒的事，說叫你明天晚上到南岸去。

鶴 （緊張地聽着）哦？

婆 叫你去見一個陶經理。

鶴 哦，還說什麼？

婆 說他在一個姓蔡的人家等你。袁大川接的。是不是小徐來的？

鶴 是的，我剛去看他，他還沒回去。

婆 （關心地）他叫你去南岸做什麼？

鶴 唔——有事。

婆 陶經理是個什麼人？

鶴 唔？一個——朋友。

【受之已經三跪九叩首行了禮，天鶴也接着磕了頭。

受之 韓二呢？

婆 你們向家的祖先要韓二磕什麼？（她跪下磕了頭）

向太 （他磕頭）天鶴，你去燒鏢子吧。

【天鶴默默地拿了鏢子下。

受之 （望着鶴的背影）唉，要是能給他找個銀行裏的事就好了。

向太 （磕完頭）哦，這兒有封信，大概是陶胖子的。

【受之接過信拆開。

向太 怪，秀小姐怎麼還不回來呢？

受之 （看信）混蛋！

向太 是陶胖子的嗎？他怎麼說？

受之 唔？

向太 你託他在銀行裏給天鶴找事的話？

受之 他一個字沒有提。

婆 沒有提？

受之 通篇是要房子的話，勸我趕快搬走。說是這一帶前後左右的房子他都買了

向太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？

受之 我——還是給他個相應不理。

向太 (放了心) 方才吳太太還來問呢。——可是天鶴的事呢？我看你還是親自去

一過，當面再託他一下吧。

受之 什麼，我去求他？我去求陶胖子？哼！什麼東西，當初都是逢年過節往我門

上提點心送掛麵的人！

婆 (學着天鵬，挖苦地) 時代變嘍。

向太 得了，受之，你去奠酒吧。

受之（翻了个白眼）變？不管怎麼變，我是個讀書人。他算個什麼？一身銅臭氣！

〔受之捧了酒盃下。〕

婆（看看受之）唉，什麼都硬不起來了，就剩了一根骨頭是硬的。

〔向太太不響，收拾着桌上的菜碗。秀小姐，一個二十四五歲的蒼白面龐的女孩子，走了進來。〕

向太 哦，秀小姐回來了。

秀 媽媽，外婆。（向外）請裏邊坐吧，林先生。

〔林文炳，一個方面大耳着舊公務員制服破帆布鞋的笑嘻嘻的年青人，跨了進來。〕

林 向伯母，怎麼我每次來，您總是在忙呵？——哦，老太太也在這兒。

婆（翻了个白眼）我裏頭去躺躺，清靜清靜。

向太 曖，您歇着吧。開飯我請您。

秀 都祭完了？姨媽，我真該死，本想着早回來的，又碰上開會報。

向太 不要緊，林先生請坐呀。

林 不客氣，不客氣。

秀 我拉林先生來過節的，他們悶在宿舍裏頭吃也沒的吃，玩也沒的玩。

林（笑嘻嘻）我是專門趕熱鬧的。

向太 歡迎，歡迎。

【受之拿着空酒杯上。

秀 姑父。

受之 嗯。（看見林，招呼）哦，林先生來了。

林 向老伯好。

受之 請坐，請坐。（放下酒杯）有什麼消息嗎，最近？

林 上月份的統計，軸心國被擊沉的船隻噸數是十八萬七千噸，同盟國的損失只有五萬四千噸。照這種比例下去——

秀 得了，別又來背數目字了。你怎麼就記得那麼清楚？

林 我整天幹的就是數目字呀！不是生活指數就是物價調查，你怎麼能怪我呢？
受之 聽說第二戰場還是遙遙無期，我看這——

林 有辦法，有辦法，只是遲早問題，一切都有辦法。

〔天鶴上。〕

鶴（見秀）哦，才回來？

秀 嗯，所裏面開會報——天鶴，林先生在這兒。

鶴 哦。

林（熱烈地和鶴握手）天鶴兄。

鶴 請坐。

林文炳又和受之津津有味地談上了。

向太 秀小姐，我們收菜，開飯吧。

秀 還是外邊吃吧，姨媽？太陽已經下去了，外邊涼快些。

向太 也好。天鶴，給你爸爸把躺椅搬出去吧。

婆 (正走出來) 哎呀，你就讓他歇會兒吧。

向太 您怎麼又出來了？

婆 我去給天鶴拿雞蛋呀。我不拿有誰去拿？

秀 我來搬吧 (搬椅子)

林 我來，我來。

受之 (攔阻) 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萬萬不敢當。

林 不要緊。(搬起椅子)

受之 好，好，外邊談談，外邊談。

林 (邊搬着椅子走邊說)你看「中國之命運」沒有？裏面說中國最近十年內要築二萬公里的鐵路，二十多萬公里的公路，要造一萬二千架飛機，十五萬架……

【林和秀搬椅子下，受之拿了晚報在後面。

林 (人出去了，還聽見聲音)有辦法……一切都有辦法。

【天鶴默默地站在窗口不響。

向太 這位林先生倒是個熱鬧人——他來了就熱鬧了。

【天鶴低着頭踱了兩步沒有響。右門內吁吁地吹起一片笛聲。

向太 (看看右門)唉，這個韓二——真是！

【天鶴像沒有聽見。

向太 (打量了天鶴好一會)天鶴，你不舒服嗎？

鶴 (像是驚醒)唔？沒有。

【秀小姐自外入。

秀 你們怎麼不出來？外加涼快得多，（聽笛聲，皺着眉）哼，爸爸又喝了酒了！
向太 你叫他出來吃飯吧。

【秀小姐自右門下。

鶴 唉，你就叫他吹吹吧——也是可憐！

向太 我怕他灌醉了，等會又跟受之頂嘴。

【裏面笛聲停了。

鶴 怕，怕，那來這麼些怕呀！

【韓二揮舞着笛子走出來，秀小姐追在後面。

韓 好，不吹，不吹，不吹就不吹！（氣憤憤地一坐）在衙門裏不許這樣不許那樣，到了自己家裏還是不許這樣不許那樣，——真，他媽的——傷腦筋！

秀 （央求地）爸爸！

韓 好，好，小姐，（把笛子送上）你拿去，好了吧。

向太 就開飯了。

韓 (彷彿完全忘了方才的不快，又笑吟吟地) 琴姐，琴姐，我跟你商量件事。

【秀小姐拿了笛子自右門下。

向太 (遲疑地) 什麼事？

韓 今天晚上供月公的時候，你把我那盆盆景供在桌上，如何？我雕了一個玉兔拜月，剛剛塑上去！

向太 (笑笑) 韓二，你又喝多了！這是七月節！(端了菜出去了。)

韓 唉，沒有人拿我當正經的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正傷腦筋。

【秀小姐上。

秀 爸爸，外面開飯了。

韓 (不耐煩) 知道了，知道了！豈有此理，七月節也好，八月節也好，喝兩口要什

麼緊！(搖搖擺擺地出去了)

秀 唉，爸爸真是——（看着天鶴）去吃飯吧，我們？

【天鶴沒有動，也沒有響。

秀 （看看天鶴）天鶴，你不舒服嗎？

鶴 沒有。奇怪，今天怎麼一個一個齊心來說我病了？

秀 不是，我看你繃着眉頭不說話，我以為——

鶴 （笑了一笑）別管它，這是我的季候病，一到過年過節我就心煩。

秀 你大概是累了。（把床上收拾出一塊乾淨地方）躺會兒歇息吧。

鶴 好。——（坐在床上）唉，我要是能像姨父那樣喝得醉醺醺地，多好呵？

秀 （看着他）你要茶嗎？

鶴 不要。

【秀坐下，外邊林文炳在高聲談笑。

鶴 （皺眉）他爲什麼老是這麼鴨子似地，呷呷地叫個沒完！

秀 林先生？（不覺笑容可掬）他總是這麼高興，什麼事情他都好像有的是辦法。

鶴 有辦法？襪子後跟全是補頂上加補頂，還有什麼辦法？

秀 是呀，可是他不在乎，林先生這個人真可佩服，他能吃苦能做事，多少我們發愁的事他一點都不覺得苦，好像都是當然的。「事情總要一步步地來，我們要做的事多的很呢。」他老是說。

鶴 （站起）哼，要做的事！別人發財他給人記帳，這就是他做的事。

秀 是呀，他說不管怎麼樣，一個數目字的根據總要有的。什麼都靠不住，數目是靠得住的——（笑了一笑）這個人喜歡數目字真是喜歡得入了迷！

鶴 哼，窮瘋了，大概是——

秀 不過有時候，他也開玩笑說：「我給他們記着帳，將來好叫他們還。」

鶴 （看了秀小姐一眼）哼，我看林文炳是收了一個信徒，你簡直是着了他的迷。

秀 不，他是有他的道理，他還說過你呢。

鶴 說我？說什麼？

秀 他說——他說你沒有快樂，因為你——

鶴 我怎麼？

秀 (有些遲疑地) 因為你——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！

鶴 (大怒) 他，他怎麼敢！你，你告訴他，我快樂得很，我用不着他議論我！

【秀不語，天鶴在屋中踱來踱去。

秀 (靜靜地) 天鶴，你——真的快樂嗎？

鶴 (默然有頃，他軟了下來) 我，我只是有些厭倦。你知道我厭煩這些磕頭拜祖先的，要不是爲了媽——

秀 唉，姨父爲什麼非要弄這一套不可呢？

鶴 他要做他的上流人做到底呀！他什麼都不會，什麼都沒有。沒有特長，沒有資產，有的就是這個上流人的頭銜，他要拚死命保住牠！——但是我受不了，秀

娟，我厭煩，我厭煩，我厭煩這個悶死人的屋子，我厭煩每天八個鐘點的坐牢似的公事房，我厭煩這每天晚上聽爸爸跟姨父的牢騷。我，我什麼都厭煩！

秀
天鶴！

鶴
（忽然冷嘲地看著牆上的像片）可笑，我祖父還是個翰林呢，他生前大概總料不到要跑到這麼個地方來受子孫的香烟！你看，這個紅紙條子是我高祖，這個是我會祖，這兩張小的是他的兩位夫人，一個元配一個繼配——我的天，要是我們活人也能這麼黏在牆上多好！陶胖子就不會逼着要買我們住的房子了！

【沉默。

鶴
（突然）秀娟，我明天要到南岸去。

秀
明天？

鶴
是的，明天！明天！明天我有個約會，剛才小徐打電話來的。

秀
可是天鶴，明天是我們——

鶴 是的，我沒有忘記，秀娟，明天是我們的訂婚紀念日。我們應該甜甜蜜蜜地待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但是到哪裏去呢？看場電影？溜上一下午的街，溜了個腰酸腿痛？這算是紀念我們那個神聖的日子？哈哈，愛情！愛情不是我們這種人講的！

秀 天鶴！你怎麼了？

鶴 愛情的偉大，偉大的愛情！做夢！二十世紀只有電影上才有愛情。他們不用愁米又漲了價，公共汽車票價又漲了一倍，白菜賣到十二塊錢一斤，油要漲價了，該囤上幾斤吧？可是萬一要來警報呢？……：一個人不能看着自己的母親整天洗衣服燒飯，自己陪着愛人坐到公園裏去講愛情……：我的媽名字叫琴紋，多雅緻的名字，她可整天攪在廚房裏燒火！在大學唸書的時候，我還是個足球選手，我還開過鋼琴演奏會！還夢想過成個鋼琴家！我的天，我要能像天鵬一樣想到哪兒跑到哪兒多好！

秀 但是這是非常時期呀！誰不是在吃苦呢？

鶴 但是是人人都在吃苦嗎？有的是得意的，有的是發財的——還都是我看不起的人。秀娟，有時候我看了那些人趾高氣揚的神氣，我就像挨了一個嘴吧！

秀 天鶴，你知道我並不想你發財，我只要我和我在一起，我只要你的心，吃什麼苦我都不怕。

鶴 但是我不需要你吃苦，我要你快活，要你無憂無慮，要什麼都碰你不着——我要你是個天上的人！我看見你每個月爲了一千六百塊錢耍八個鐘頭筆桿，我就看不起我自己！

秀 但是我這樣很快樂呀。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快活過呀。天鶴，我從林先生學到了許多許多知識，好些好些——

鶴 (不耐地)好了，好了，又是你的林先生！

秀 (興奮得顧不得天鶴不耐)真的，天鶴，我愛我的工作。你以爲我還像你在大學裏

唸書時候說的，是個碰都碰不得的磁娃娃嗎？

鶴 哦，那時候！那時候我做過多少夢呵。

秀 看得見的快樂不比夢更好嗎？

鶴 你說怎麼樣呢！

秀 (衝動地) 天鶴，我們結婚吧。

鶴 在這個地方？秀娟，你看嗎，兩間屋子住了三代人，我們還想再給添上一代？

【秀垂頭無語。

外面婆的聲音：天鶴，你的蛋燉好了，出來吃吧。

鶴 (應聲) 噯，來了，——(苦笑) 他們不知道我要的不是每天兩個雞蛋，我要的不是在銀行裏找個位置！我要——我要——我要飛！我要帶着所有我愛的人一起飛

！天啦，我向天鶴今年二十八歲了！有時候想起來我心裏急得像火燒！

【秀娟默然無語，樓上孩子又在哭。

秀 吳太太的大小姐又哭了！

【向太太上。

鶴 向！天！鶴！誰給我起的這麼個名字，簡直是開我的心！

向太 （不安地看看他們） 咦，你們兩個怎麼悶在屋裏不出來吃飯？外婆在喊你吃

蛋。

秀 （看看鶴） 去吧，我們去吃去。

向太 秀小姐，你去把你爸爸勸進來吧，他又喝多了，在跟你姨父頂嘴。

秀 噯，我去——

【秀小姐又不放心地看了鶴一眼，出去了。

向太 你們在談些什麼？名字不名字的？

鶴 沒什麼，我，我熱得很。

【受之自外入。

受之 怎麼還不吃飯？（鶴欲下）哦，天鶴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跟你們娘兒倆商量商量。

向太 什麼事？

受之 剛才陶胖子這封信上說到要我們搬家的事。——

向太 你不是說給他個相應不理嗎？

受之 不，他還有條件呢。

向太 條件！

受之 嗯，剛才當着外婆我沒有說。陶胖子的意思是只要我們肯領着頭一搬，他答

應負責給我們找三間房子——

向太 他有三間房子，何必苦苦地要逼我們走呢？

受之 他要這個地方呀，我的太太。我們後面的房子他都買下了，就等我們這所房

子臨街。他把話說明了，他要開什麼貿易公司。

向太 這些人，發財發不夠的！

受之 他說，要是我們肯搬，他還可以送我兩萬塊錢。

向太 兩萬？可是——

受之 你看怎麼樣？——（沒有等太太回答）我覺得有了這兩萬塊錢，有了三間房子，

我們就可以把天鶴跟秀小姐的婚事了啦。你們看——

向太 天鶴，你——？

〔天鶴不響，樓上孩子在哭。〕

受之 怎麼，你？

鶴 （半響不談話，突然堅決地）我不要用陶胖子的錢！

受之 什麼？——

鶴 爸爸，我們搬走了，你叫吳太太她們哪兒去？您要我把婚姻建築在這些孤兒寡

婦的不幸人上面嗎？我不能！

受之 可是——

鶴 爸爸，我們是上流人！

【受之顯然很氣惱。

向太 這倒也說得是。

【受之正要發話，忽然天鵬掙手掙脚地走進來，滿身都是油泥，一看見父親，便轉身想溜，但是——

受之（聲色俱厲）站住！（鵬兒只好站住。）你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

鵬 我，我——

向太（看見了鵬兒那一身）你這是怎麼了？你們不是去北溫泉的嗎？（話出了口，他知道錯了，但已不及。）

鵬 我，我們才走到牛角沱，車子就壞了一個輪子。袁，袁大川叫我們把他推回來了。

受之（怒不可抑，指着太太）你！你！（氣得說不出話，他怒冲冲跑過去在大鵬頭上打了兩巴掌，天鵬哇地哭了起來。）

向太 受之！

【受之匆匆向門去，韓二探頭探腦上，幾乎被撞倒。受之瞪了他一眼，怒冲冲下。天鵬還在抽噎。韓二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摸不着頭腦。他踮着腳走到牆邊，輕輕撕去一張日歷。

韓 唉，又是一天！

【天鵬突然抱着頭跑進左邊屋裏去，全場驚顧。

韓（看看大家，只說了一個字便停住了）怎——？

（幕）

第一幕 第二景 南岸

次日晚。蔡洪山在南岸的別墅。新建的仿流線型的屋子，外面寬闊的前廊，石欄杆圍着的小院子。俯瞰長江，對岸一星一星燈火是夜重慶。窗內人影幢幢，呼盧喝雉，興高采烈。窗外靜悄悄，月光如水。梧桐的影子投在廊上。

麗珠，蔡洪山的年青的太太，從裏面出來，搖着一柄小蒲扇，熱得直擦頭髮。莫嫂，一個矮胖的紫眼皮的女傭人，跟在後面。

麗 (吸了一口清氣) 呀——討厭死了，這羣人！

莫 就是呀，太太。

麗 我不要你叫我太太！

莫 就是呀，羅小姐。這麼大熱天，老爺偏要請這麼些客，我腳跟都忙疼了，頭都轉昏了，也還是忙不過來。

麗 蠢頭蠢腦，沒有一個順眼的！

莫 那個戴眼鏡的胖子隔不到一枝煙的工夫就要擦一次手巾把子，我就伺候他一個人就夠忙的了……

麗 那你就去吧，還在這兒嘮叨些什麼？

莫 他們要煙呀，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，客人又吵着要三炮台呢。

麗 你去找那個麻子去。我不是告訴過你，叫你去找麻子常三爺，去找天牌嗎。

莫 我也得找得着我們這位麻子常三爺呀，越是有事他越溜得不見影子，泥鰍似地你不用打算捉得住他，太太……

麗 去，去，去……我不管！老爺的事不與我相干！誰叫他要請客，自己又躲在

外面不回來！（坐判膝沙發裏）

莫 可是……

麗 滾吧！我，我煩死了！

【莫嫂咕噥着下。外面有狗叫的聲音。

麗 (突然站起)莫嫂，莫嫂！(高聲)莫嫂！死人！

【莫嫂又上。

麗 莫嫂，我的狗呢？我的大寶二寶呢？

莫 在底下大門口呢。

麗 爲什麼放在大門口？我的大寶二寶又不是替人看門的黃狗。

莫 方才傍晚門房牽出去溜躑，回來就拴在底下了。您聽，這不是大寶在叫呢？

麗 你快替我去牽上來，准又是那些死鬼在逗他呢！這麼叫法！

莫 噯。(答應了不動)

麗 去呀，你！

莫 (走了一步又退回來，囁囁地) 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又是什麼？

莫 有件事情我早打算求您，一直瞧您忙，當着那麼些客人我也沒敢跟您提。

麗 (不耐) 什麼事呀，你就快說吧。

莫 (嘆了口長氣) 唉！還不是我那個死不爭氣的大兒子——

麗 得了得了，又是你的大兒子。

莫 不，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好了好了，你乾脆說要錢就是了，又編什麼鬼話？

莫 不，真的，今天早晨我那個苦命的孩子——

麗 好了好了，(掏出一小疊鈔票扔在桌上) 拿去吧，別叨嘮了，再下去你該賽過天牌

那個麻子了。

莫 小姐，您真是救苦救難，我這世報答不了您，來世變牛變馬也得——

麗（不耐煩）去吧，看狗去吧！

莫 嗯，我這就去，就去。

【莫跑下。麗珠噓了一口氣，拿起杯子想喝一口什麼，拿到嘴邊又放下了。她踱到鋼琴邊，無精打彩地叮咛了兩下，終於坐下有氣無力地彈起「月亮在哪裏」來。一個三、四歲歲花襯衫膠背帶的人捧着一隻玻璃杯走出來，兩眼盯着麗珠，站着聽了一會，忽然裝腔作勢地說。

劉 啊呀，蔡太太，我說怎麼到處找不到你，原來一個人跑到這兒享清福來了。

麗（回頭看見，冷淡地）呵，劉經理，請坐。

劉 不客氣，不客氣，唔，好，這個地方真好，——月亮好，音樂好，呃呃，汽水也好。

【沒人理他。

劉（坐）這個地方坐坐談談天，比擠在裏面清雅的多了，哈哈。

「麗珠零零落地彈琴。」

劉 (又起來) 蔡太太，你真行，剛才那麼些人勸你酒，你就一杯都沒喝。

麗 我不跟臭男人們喝酒！

劉 哦？可是太太們勸你你也沒喝呀。

麗 那些太太比男人還臭！

劉 (乘機而入) 呵呵！那麼蔡太太大概只跟老蔡一個人喝酒吧？

「麗珠突然停下不彈，默然不語。」

劉 (不知趣) 洪山真是好福氣，好福氣。怎麼，你不彈啦？來，來，這邊坐。(一屁股坐在沙發一頭，拍着空出的一頭) 這邊坐，我跟洪山是朋友，我們兩個做的是一路生意，脾氣頂投的來了。(看麗珠不理他，楞了一下，又跳了起來) 怎麼樣，蔡太太，——呢，羅小姐，聽說老蔡昨天又進了一批，——

麗 他的事我向來不管！

劉 呵呀，這又有什麼可祕密的呢！洪山跟我兩個真是，嗨，好比梁山伯與祝英台，拉都拉不開，拆都拆不散的，不瞞您說，蔡太太，上回洪山要不是靠我幫他的忙——

麗 (站起) 老蔡馬上就回來了，劉先生有話跟他自己說吧，我少陪了。

劉 (甚僵) 哦，我——

【裏面在喊：「劉經理！……小劉……怎麼溜了？」】

劉 (高聲) 來啦！——(又向麗珠說) 哦，對不起，裏邊在叫我。

【一個胖子探頭出來。

胖子 喂，劉道康，快來快來，看胡二爺跟陶胖子梭哈上了，已經卅多萬了。

劉 好，再見，蔡太太。您——太客氣了。

【劉道康隨胖子進去了。

麗 討厭！

【莫嫂上。

麗 狗呢？

莫 引上來了，哼，外面來了位客人，差點沒叫大寶給咬了。

麗 (餘怒未息) 活該！這些客人，咬死都活該！

莫 不是找老爺的。

麗 不是找老爺？

莫 不，說是到這兒來會一個什麼陶經理。這是他的名片。

麗 你怎麼不叫老徐去找？

莫 老徐在擦澡呢，要我給他送進來，我又不認識哪個陶經理姚經理的！

麗 (看名片) 向——天——鶴？不認識。告訴他陶經理沒來就是了。

莫 嚶。

【誰也沒看見天牌已經從屋裏悄然走出。這是常天保，常三爺，麻子，——天牌——瘦

的像個衣服架子。

常 慢點兒，羅小姐，您給我看。

莫 呦！常三爺，您多會兒來的？瞧，嚇我們這一跳！

常 （看看名片）你說是找陶胖子的！

莫 是呀，說是陶經理約他來的。

常 那——羅小姐，我瞧還是讓他進來的好。（對莫嫂）你把他引到這兒來好了。

莫 哎喲，這個坡上坡下的可把人跑死了！

【莫嫂下。

常 （把片子扔在桌上）哼，還是個什麼法學士呢！陶胖子今兒晚上已經輸了好幾十萬，這時候我怕他沒好氣。這小子算碰上了！——怎麼，老蔡還沒回來呀？

麗 誰知道他混到哪兒去了？弄的滿屋子人，我連個落腳地點都沒有。

常 （假作同情地）嘖嘖，——（又四面看看）這兒倒還清靜。

麗 你這半天躲到哪兒去了！

常 我呀，嗨，還不是愁鹽愁米，爬我那個祖宗算盤子兒？羅小姐，您想想看，我一家子大小七口，一個鬼老婆就像開了閘似地，一年給我下一個。這個年頭兒，一斗米要賣到兩百四，還要他媽的身份證兒！你想想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得了，不要見面就來這一套吧，天牌——（頓了一下，又說）你摸的老蔡那些錢，當我不曉得？

常 咳，咳！這是哪裏說起呢，我的羅小姐？這，這才是黑天大冤枉呢！我常天保別的好處都提不上，一顆良心總是有。我要不是老蔡，我的骨頭早就喂了狗。老蔡一個小手指頭就把我從泥坑裏挖了出來。

麗 你就把這個小指頭咬了一口？

常 羅小姐！

麗 還是你想顧着這個小指頭兒往上爬？

常 您這是怎麼說的！

麗 常三，你就少跟我胡扯！我又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三歲小孩子，你搗的那些鬼，我會不清楚？

常 （也不免有些難堪）那——

麗 （聲色俱厲）那你就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照料着點兒客人，別儘揀老蔡眼面前的事做！

常 是，是。我正爲惦记着這個事才跑來的。這些蠢奴才，不扶着抱着，屁大的事也別想他們做好（邊說邊走，走到門口又站住）唉，老蔡——也真是——

麗 （回頭看着天牌）怎麼？

常 （又回來了）咳，我就跟您說真的吧。

麗 什麼？

常 羅小姐，我就是瞧着老蔡這麼亂撲騰不是個事，您說吧，隔不上一天兩天就約

上這麼二三十人，吃的喝的不算，單是這烟呀酒的要花多少？

麗 老蔡愛交朋友。

常 他呀？他以爲請這些人吃兩頓喝兩頓就算拉攏了朋友，生意上會給他便宜。哼，這才叫他媽剃頭挑子，一頭熱呢！這些人哪個不在背後捏他一把，哪個碰上錢字兒肯不踩他一脚？

麗 你倒看得明白！

常 老實說，別瞧洪山現在手頭不錯，他那點錢來的也靠運氣。打仗前洪山還不是跟我一樣，在上海混的連條姓自己的姓兒的褲子都沒有，那一隻鞋脫下來襪子上也是三個大窟窿，現在他算有幾個了。哼！來的容易去的快，洪山要是這麼大手大腳的下去，幾百萬塊錢淌出去還不容易？

麗 那你爲什麼不勸勸他？老蔡不是很信任你嗎？

常 信任我？老蔡肯信任我倒好了。他天底下除了自己誰也不信任！

【麗珠不響。

常 咳，就說您吧，羅小姐，你們算是近到不能再近了，可是老蔡的事您知道多少？

【麗珠默然，走到欄杆邊。常三打量了麗珠有頃。

常 羅小姐。

麗 唔？

常 您要是不怪我多嘴，我倒想勸您一句話。

麗 什麼？

常 (走進一步)三姑娘。

麗 (一驚)你！怎麼知道這個名字？

常 天底下有幾件事我常天保不知道的？三姑娘，常言道得好，晴天防陰天，有時

防無時。

麗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常 咳，您是明眼人，您不會看不出，財神爺不會照顧蔡洪山一輩子。老蔡的運氣能走到哪一天，這誰也不敢說。三姑娘（每逢他叫這個名字，麗珠就像打了一個寒噤。）您此時不趁早作個打算，咳咳，您將來還真的預備跟着薛平貴住寒窑？

【麗珠不響。

常 就不說姓蔡的時運有限吧，就滿打他真有個三十年五十年的財喜吧。三姑娘，

爺兒們的脾——氣——（苦口婆心地走進一步）人老珠黃不值錢；要到了那個時候

麗 你，你要我怎麼樣？

常 您是聰明人，用不着我多張羅，三姑娘，我是一片忠心。只要您有什麼地方要，我天牌幫忙，我要是推託一個字，我，他媽不是人養的！

麗 （明白了天牌的意思，恢復了原有的銳利）哦，謝謝。

常 （又走進一步）三姑娘，說句玩笑話，這個門裏，只要您跟我凡事有個商量，那

老蔡就——

麗 你要我幫你摸老蔡的？

常 哪來的話？哪來的話？這得看你怎麼看法。

【麗珠不響，只是厭惡地看着他。

常 （等不到回答）唉，要是你真沒那份胆子，你就自己做樣把兩樣生意也好，老蔡只有高興，不會斷住你，你手頭也還有幾個——（麗珠才要開口）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——只要你信得過，你交給我。我多了不敢說，包你看個八分利。

麗 哦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

常 怎麼樣，三姑娘？什麼都是假的，錢是真的呀！

麗 錢！錢！又是錢！這家子除了錢就聽不到別的！

常 可除了錢你還要什麼？

麗 我要！我要！你以為有了錢就夠了嗎！你以為有了錢就快活了嗎？你看吧，我現在眼睛裏是錢，鼻孔裏是錢，耳朵眼兒裏也是錢，可是我快活嗎？不！不！我不！我煩死了！我快煩死了！我都快叫錢給堵死了！

常 （呆了一陣之後，失望地）真看不出，你倒會是這麼一個人！

麗 （又恢復了那種冷靜）那怪你自己，滿臉長的都是眼睛，還認不出我！（掉頭要走）

【莫嫂引天鶴上。

莫 常三爺，就是他。

常 （打量了天鶴一眼，冷冷地）哦，請坐。（介紹麗珠）這位是——

【麗珠理也不理，掉頭遜下。

常 （惡聲惡氣）請坐吧。莫嫂，瞧你們是做什麼的！瞧這塊地方，弄的人還有個插腳的地點兒沒有？

莫 嚙，三爺，我們從早忙到現在，那得個閑空來着？

常 忙！忙！你們都忙！就他媽我常天保閑着來着！

鶴 （欠身）呢——陶經理——現在——？

常 （沒好氣）知道了，我的老先生，我們這兒一天到晚客人多的很，請您耐性兒，等一等——

【天牌掉頭遞下。莫嫂撇着嘴亦下。天鶴坐了一會；漸漸被那架琴吸引了過去。他饒美地撫摸着它，終於打開了輕輕在鍵盤上彈了兩下，又怯怯地連忙蓋上了。

【外面蔡洪山的聲音，一路罵進來。

蔡 混蛋！全是他媽混蛋，一羣奴才胚！這麼深更半夜，大門敞着沒人管。

【罵着罵着，蔡洪山，一個又高又大紅頭漲腦，像山東巡捕似的人物，走了進來。

蔡 媽的，我蔡洪山是跟誰有仇有恨，一個個都非拆我的台不可呀，是怎麼的？（看

見天鶴）哦！你是誰？

鶴 我——

【天牌上。吳嫂亦聞聲隨上。】

蔡 天牌，我這個家你怎麼管的？去！你去門口看看！你問問他們吃我喝我，做什麼事的。媽的，弄不好給我一塊堆兒滾蛋！我蔡洪山沒開粥廠放賑！

常 是，是，我就去。（才拔腳要走）

蔡 劉道康那小子來了沒有？

常 劉經理？早來了。他跟元豐公司的何協理一塊兒來的最早。

蔡 他媽的！這小子還有臉到我家裏來應酬。

常 怎麼了？

蔡 怎麼了！好小子！笑裏藏刀！要不是我蔡洪山手法大，今天算是栽了跟頭！

常 倒是怎麼回事呀？

蔡 怎麼會事？天牌，你越活越回去了？劉道康恨我獨霸那一批貨，暗中給我下了

一腿——別以為我是傻子！（想起天鶴）這是誰？

「麗珠已經又走了出來。」

常 哦——呢，一位姓向的，來會陶經理的。

蔡 陶胖子！

常 嗯。

蔡 豈有此理！我這兒又不是會客廳！（打量打量天鶴）陶胖子來了沒有？

常 嗯，大概來了吧。——（又改口）我看他賭風不大好，沒叫這位進去。

蔡 去，去，帶他進去。

常 是。

蔡 你馬上來，我還有要緊話說。

常 是，（對天鶴說）這邊來吧，我的老先生！

【常引天鶴進門去了。】

蔡 （拿過莫媽送上去的手巾帕子擦着臉，走近麗珠。）啊，好熱的天！

麗 你怎麼跟人家那麼不客氣？

蔡 誰，那個小廝三嗎？

麗 人家是大學畢過業的。

蔡 (大笑) 哈哈……大學畢過業？哈……那值幾個錢一斤？這年頭兒還講這個！

麗 你懂個什麼？

蔡 (扔下手巾) 我不懂，對，我什麼也不懂。

麗 (負氣) 你本來就不懂嘛。

蔡 可是，太太，我蔡洪山什麼不懂，可有個衝勁兒，我手直眼快，誰也搶不過我。
• 你看這個斯文文的算是什麼大學畢過業，可又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個拿八斗老米的公務員？

麗 錢！錢，你就知道錢！

蔡 咳，錢怎麼啦？要不是錢，我們能住這樣的房子？要不是錢，你能穿這個？你能戴這個？

【麗珠站起身要走。

蔡 麗珠，你哪兒去？

麗 我嫌這兒吵得慌，我去找個地方清靜清靜。

蔡 你瞧你瞧，又生氣了！（拉住麗珠）說清靜，我的太太，你也讓我清靜清靜呀

！我在外頭喊了門了一整天，你也陪我坐一會兒，讓我鬆口氣兒呀。

麗 （無奈何，坐下了。）那你混到這時候才回來？弄了這麼一大堆人去給我！

蔡 咳，你沒聽我剛跟天牌說嗎？我今天差點兒叫關大元給警住了！

麗 關大元？（似乎這名字叫她吃驚不小）

蔡 對了，緝私大隊的那個關大砲，我們的閻王爺。

麗 怎麼，你被他抓到了什麼？

蔡 咳；過去了。可憑我蔡洪山也一直扯到現在，才算敷衍了個八面兒圓。

麗 那，那你不該請這麼些人到家來。

蔡 這也是不得已呀！我的太太。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做事，做生意，能不應酬應酬嗎？哪樣事情不靠朋友，哪樣事情不要應酬？

麗 朋友？哼，朋友背後踩你一脚。

蔡 所以呀，所以我更得應酬呀，我更得跟他笑跟他喝好找個機會回踩他一脚呀。

麗 哼！你一天到晚除了應酬——跟——踩人，還幹什麼？

蔡 好，好，不談，咱們不談這個，我知道你那個小心眼兒裏攔不住這些事。

室內 洪山——蔡經理——快來呀！

麗 （尖酸地）你的朋友在等你呢。

蔡 （走到門口，向內喊）來了；就來了。（拱手）諸位，失陪失陪，對不起對不起。

（關上門）真討厭！——哦，麗珠，我倒想起件事問你。

麗 什麼？

蔡 天牌告訴我說你還要配兩隻狗。

麗 哦，天牌對你倒忠心，什麼事都有報告，是不是？

蔡 不是，是我問他的。

麗 你就那麼關心我，怎麼樣？

蔡 我倒是覺得有了大寶二寶也就算了，再配上兩條，弄上四條大洋狗，不太嫌嘈

嘛點兒？

麗 一點也不，我就要四條。

蔡 洋狗這東西有什麼好玩，本來也不過是擺擺樣子。再說，別人家養狗至多都是

養兩條。——

麗 (賭氣) 就因為別人家都養兩條，我就非四條不可嗎！(又要走)

蔡 好，好，四條，四條，四條就四條。

【天牌走了出來。

蔡（多少帶點嘔氣的口吻）天牌，明兒記着給太太再配兩條洋狗，我們姓蔡的不養則已，一養就是四條。

常是。

蔡 怎麼樣？

常 我說進去沒好處不是，一見面就吃陶胖子一盆涼水。

蔡 那是幹什麼的？

常 還不是討飯吃的。傻頭傻腦，這個年頭兒，這種人——

蔡 哼，只有餓死！這個年頭兒真是得眼觀八面耳聽四方，一不小心就吃個虧。天牌，我今天差點兒叫關大元把我斃住了。

常 你不是開玩笑！

蔡 玩笑！是劉道康開我的玩笑。這個玩笑還真不輕！

常 原來是這麼回事！個王八蛋，他還有臉坐在那兒把張臉喝得像燈籠！

蔡（氣憤憤來回踱着）好吧，他怎麼暗裏來，我怎麼暗裏去。咱們倒要看看是他姓劉的幹了我蔡洪山，還是我姓蔡的幹了他劉道康。

常 你說要幹了他？

蔡 別那麼沒開過眼，我毀個把姓劉的用不着動刀動槍。天牌，告訴你說，我已經打好了主意。

常 你的主意照例來的快。

蔡 麗珠，你瞧着，我不叫劉道康跪在我面前我不姓蔡。

麗 我沒功夫管你們這些狗打架的事！

蔡 要不我逼得他上吊給你看。天牌，記得不記得上回我跟你談起的那樁買賣？

常 你是說那個企業公司的事？

蔡 對了，我們一直覺着這會把劉道康擠的沒路走，不好意思動手，現在他既然對

不起我，這就難怪我不講情面。

常 這件事情局面可大，不是百把十萬下得來的。

蔡 我曉得，我曉得，不是我蔡洪山吹牛，千把萬塊錢我今天一晚馬上就能湊足。去，你進去替我把陶胖子請出來，說我約他在這兒有要緊話談。

常 可是，這件事——（看看麗珠）

蔡 怎麼？你是說這件事情多少帶點兒危險，是不是？（看天牌看着麗珠，作難以啓口狀）說吧，不要緊，我什麼事用不着瞞着我的太太。（麗珠站起來要走）別走，麗珠，別走。你也聽着，我這兒又要下個大注子。

常 我說這件事不是多少帶點兒危險，是整個兒危險得利害。這不比囤幾百匹陰丹，這裏頭牽扯着多少條路。

蔡 哼，你以為我還看不出來？

常 不，我不是說你不明白，我是覺得你太愛耍懸招兒！

蔡 哈哈……天牌，我的胆子要也像你那麼小，我也就不會有今天了！跟你說，我蔡洪山從出頭混事起，就專門押孤注子。什麼事不耽個風險還有個什麼出息？你以為我是那種想存一担米又怕明天穀子要落價的軟鼻涕？我要賭就賭到底，輸光就輸光，我頂多還是站起一直睡下一橫！去，快去，找陶胖子來。我這是最後一注，我，我連我太太也押上了，哈哈。

常 怎麼又要找陶胖子？

蔡 哪件事難得了陶胖子？他是財神爺，沒有他的元寶誰做了買賣。

【天牌不動。

蔡 去呀，快！做事就要的個麻利，眼多靈一霎都能耽誤事情。

常 那我也知道，不過我總覺得這個事情——

蔡 （懷疑）怎麼，你害怕？

常 倒也不是我胆小。

蔡 那是怎麼？

常 不是別的，我總忘不了上次在成都那一回，我那沒出息的兄弟叫關大元逼的差點一命歸陰，到今天大腿上那兩個洞還張着嘴笑，我兄弟是個硬漢子，他一句埋怨話也沒說過，可我這個做哥哥的可能乾瞪眼看着？別的不說，這醫藥錢就幹掉我好幾吊法幣……

蔡 (打着天牌，遲疑了一下。)天牌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兄弟要錢用你不該瞞着我，你的兄弟不就是我的兄弟？

常 哎喲，我的蔡經理，那可折死了我。我是覺得已經拿過你的醫藥費，怎麼好廢話，(掏出一疊鈔票)這你先拿去用，不夠再說。

常 (推讓)不行，不行，這那裏可以！

蔡 別麻煩，常三，我這人喜歡個痛快。

常 (一邊接錢)這成什麼話，真是——簡直成了我敲你的竹槓了。

蔡 不過你叫你兄弟也能省就省着點兒，不是我各窩，怕別人看着說閑話。

常 我曉得，天牌曉得。

【常匆匆進了門。

蔡 麗珠，你等着吧。這個事情成了功，這麼大的金鋼鑽由你挑。哈哈，(拍着麗珠)三姑娘，你當初不嫁那個臭教員跟了我，算是你好眼力，哈哈。(麗珠拔腳就走。)

蔡 你哪兒去？

麗 我也去押一注子，試試我的眼力。

蔡 你別去，麗珠，你陪我坐着乘會兒涼，我，我心裏燥得慌！

【麗珠才勉強坐下，蔡洪山又跳了起來。

蔡 哎呀！

【他焦急地來回走着。

麗 怎麼啦？

蔡 我，我倒忘了一件事。

麗 什麼事？

蔡 (看了看麗珠) 我倒忘了，這個事情我出不得面。

麗 你是說你剛談的這樁買賣？

蔡 就是呀，我們得找一個頂名兒的，我們得演一套木頭人兒戲，我只能蹲在後面做個拉線兒的。

麗 爲什麼？

蔡 (看看麗珠) 你——不懂這些事。

麗 (捺住性子) 你的那幫嘍囉呢？

蔡 就那幫子雜種？太太，咱們這回辦的是個神氣十足的大公司。

魔 你不會提拔提拔你的天牌？

天牌？就憑他那付拖油瓶的長相？呸！這個人又得外面看着神氣，像回事，又得講資格是資格，說談吐是談吐，還又得老實聽話，隨我怎麼支使，這倒是個難事——（踱了兩步）我得找個人商議一下。（向門走去，又回頭說）陶胖子來了，叫他等一下。

【蔡洪山進門去了，麗珠看着他進去，又是厭惡，又是氣憤，她點起一枝煙，坐到沙發上，狠狠地嘖了一口，天鶴沮喪地從裏面出來，走到茶几前拿起他的帽子，他走到欄杆邊，月光下，看看對岸的景緻，噓了一口氣。麗珠沒有看見他，走到琴前無精打彩地彈了一陣。天鶴轉身聽着。麗珠感得無聊，站起慢慢走下廊子去。一陣衝動捉住了天鶴，他走到琴前，遲疑了一下，輕輕在琴上打了兩下，便狂風驟雨地彈了起來，走了不遠的麗珠聽了琴聲又折回來，她站住傾聽了一會，慢慢走到琴邊。她看着他，看着這一個完全被音樂的魔法籠罩住的青年，他一點不會注意到她。她的臉色慢慢變了，柔和

了，光澤了，一個新的希望，一個新的生命在她眼中跳躍，他彈完了，抬頭看見了她。

鶴 (僞促) 哦！

麗 你這個頭髮是燙的嗎？

鶴 不，不是。

麗 是天生的？

鶴 嗯。

〔靜場片刻。〕

鶴 對不起，我——(要站起)

麗 (輕輕按住天鶴) 你彈的是什麼？

鶴 Moonlight Sonata，月光曲，悲多芬的。

麗 我不懂。

鶴 我，我該走了。

「天鶴又拿起他的帽子。」

麗 你會見陶經理沒有？

鶴 (站住了)……………

麗 你撞了他一個釘子？

鶴 (他走到月光下，呆呆地望着重慶)……………

麗 (走過去) 我叫麗珠。你叫什麼來着？

鶴 (打量了麗珠一眼) 我叫向天鶴。

麗 對了，(笑) 向——天——鶴。

鶴 你笑什麼？

麗 (突然笑停了) 你爲什麼不進去耍？你爲什麼不去賭錢？

鶴 哦，我嫌裏面太吵，我愛這個月亮。

麗 月亮？(嘆了一口氣) 噢，——可不是，我一直就沒看見她。

鶴 (看了鹽珠一下，又看着對岸) 那——一點一點的燈火，

鹽 是重慶。

鶴 (緩慢地) 想不到那麼醜那麼髒的一塊地方會有這麼好看。

麗 你，也不喜歡重慶？

鶴 喜歡？我討厭死了牠？牠像一個籠子拴住我。我想飛，我時時刻刻想飛。就連這一會兒我遠遠想隔開了牠，離開了那些人，我的肩膀上都像卸下了一挑重担子。你離開了他們？(指指後面) 你以為你離開了他們？

【鶴不語有頃，又抬頭打量着鹽珠。

鶴 你是蔡洪山的——？

麗 他叫我做太太，別人把我看做他養的一個女人，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他的什麼。

【天鶴瞪着眼睛看着她。

鶴 你，你叫什麼？

麗
麗珠。

【天鶴又轉過頭去。

麗 (拿出一捲鈔票) 拿去。

鶴 (瞪眼看着，有點受了侮辱地) 什麼，你——

麗 拿着呀！

鶴 你這是幹什麼——給我錢——？

麗 (明白過來，笑了一笑) 哦，這是我借給你的。去！去跟(頭朝門裏一指) 他們賭去！

鶴 (遲疑) 去——賭？

麗 嗯，你爲什麼要躲開他們？你爲什麼不鑽進去跟他們賭一下子？你爲什麼不跟他們鬥，他們用牙咬，你也用牙咬，他們用腳踢，你也用腳踢呀！去！我知道你不是個肯認輸的孩子。

鶴（慢慢地，他臉上的肌肉都緊張了起來，他一把奪過了錢，）等着我，我就回來。

【天鶴轉身進了門，麗珠走到琴前，輕輕用指頭溜了一下，高音部發出愉快的一串流水似的音調。她突然又轉身叫。

麗 莫嫂，莫嫂，莫嫂！

【莫嫂應聲上。

莫 哎，哎，哎。

麗 莫嫂，你去請老爺來，快，快！說我找他有事。

莫 怎——

麗 快，快呀。

莫 （才要走，看見洪山出來了）老爺來了。

蔡 （探出上半身）陶胖子還沒有出來？

麗 沒有。（轉身又要回去）洪山，你來。

蔡 什麼事？

麗 我有件事同你商量。

蔡 你？（不信自己的耳朵）有事同我商量？

麗 你剛說那個公司要個人出面。

蔡 嗯，怎麼？

麗 我給你找到了。

蔡 找到了？誰？

麗 別忙。我先問你，這個事情有多少進帳？

蔡 這是個碰運氣的事。照我看，弄得好，一年弄個五六十萬不算希奇。是誰？

麗 就是剛才在這兒那個拿八斗老米的。

蔡 你是說那個頭髮一鬆一鬆的小伙子？

麗 他是個大學畢業生。

蔡 他？（想了一下）看樣子倒是個老實貨。

麗 怎麼樣？

蔡 （決定了）他哪兒去了？

麗 到裏頭去了。

蔡 我去找他談談。

麗 不要急，他自己會出來的。

蔡 奇怪，你今天怎麼會對我的事關起心來了？往常我做的事你沒有一樣不厭煩的。

麗 你不是說——這一注子連我也押上了嗎？

蔡 （大笑）哈哈……

麗 討厭！你笑什麼！

蔡 （好不容易壓住了笑）這真是破天荒的事——大概是我蔡洪山真的要走運了。

【伸手捏麗珠。

麗 別鬧。我還有句話要跟你說。

蔡 你說，你說，我就愛看你這個小嘴兒巴唧巴唧地說。

麗 老蔡，我勸你防着點兒天牌。

蔡 (狐疑地) 嗯？——

麗 常三那個人不是個好東西，你別什麼都信任他。

蔡 我知道。

麗 我是真話。

蔡 (看看麗珠，突然打開了) 麗珠，你別以為我真是個老粗，誰算計我，我肚子裏清清楚楚一本賬，天牌用得着我的時候捧我的臭腳，可只要遇到比我多出一分錢的注子他就能把我賣掉，你別以為我糊塗。剛才你瞧我那麼大方，一下子就三千，是不是？我那是被他捏着頸子，落得做個漂亮。你要養狗吧你能不喂他？再說，這裏頭這一大堆人哪個又比天牌好得了多少？誰不是處處在算計我？誰

不是時時刻刻想着拆我蔡洪山。

麗 (打量着洪山) 那，那你爲什麼還要幹這個？你的錢還沒弄夠嗎？

蔡 不幹？人沒錢的時候總以爲多久弄夠一筆錢，就可以息手享一點兒清福了。天底下就沒那門子八總事！我跟你說吧，守錢比弄錢還難。有時候我真是覺得還是當初就剩身上一套褲褂的時候要快活得多。

麗 真的？

蔡 麗珠，我不是個傻子，我也不是個鐵人，我也有個曬化了的時候。麗珠，你以爲我願意老是攢着拳頭咬着牙齒，整天槍對槍來刀對刀？不，我也要有人當着他我用不着提心吊胆，捏着一肚子鬼。麗珠，今天我算找到這個人了。

麗 哦？是誰？

蔡 我知道天底下就有一个人不算計我，那就是——你！

麗 我？(站了起來)

蔡 嗯，你——我的太太！

麗 回頭再說吧。

【麗珠一掉頭走了。

蔡 麗珠！你別走呀，麗珠！

【蔡追下。門啓，天鶴突上。

鶴 我贏了！你看，我一下子就贏了！（看看場上無人）哇！——

（幕落）

第二幕 第一景 南岸

兩個多月後，蔡洪山的別墅內，莫嫂在擦着皮鞋，天牌探頭上。

莫 呦，常三爺！您這陣子哪兒去了？這門裏好幾天沒見您的大駕了！

常 嗯，老爺起了沒有！

莫 漱口呢。一起床就打電話給向經理，到這會兒還沒找到人呢。

常 呀？太太呢！

莫 一清早就出去了。

常 哦？他——來沒來？

莫 誰？

常 姓向的。

莫 (翻了常一眼) 這兩個月來，不管天晴天陰，向經理哪天不到這兒來？

常 那我知道。我問你今天。

莫 可巧，就今兒沒來。

常 哼！

莫 向經理人也是真好。老爺喜歡他，太太也喜歡他。

常 (打量着莫嫂，試探地) 你呢？

莫 我憑什麼不喜歡？老爺太太喜歡的人，我一個做下人的還能說不喜歡？再說向

經理人又和氣又大方——

常 吓！

莫 怎麼，常三爺，您不喜歡向經理？

常 我？我喜歡他祖奶奶！

莫（又翻了常一眼）三爺，您這陣子受了委曲！

常 委曲？哼，等着瞧吧！

莫 呦，三爺今兒也有了耐性兒。

常 他媽的，我跟你說了吧。姓向的是個輕氣球兒，我瞧着他一天一天地漲，漲，漲……我坐在旁邊瞧着，多會漲到差不離兒了，我走過去一個小指頭兒——「邦」！嘿，那時候，他才知道我姓常的厲害！

莫 哼，只怕沒那麼容易吧？

常 怎麼？

莫 這個氣球可有個護身符兒。

常（踱着）就是這個女人！就是這個女人討厭！

莫 您不會也多侍候侍候？

常 我？就憑我這張麻皮面孔？天下人都不知道自己，我常天保可知道。

莫 那倒也不一定就靠臉子。

常 怎麼？

莫 三爺，您不怪我多嘴，您平日太沒把那口子的事放在眼裏。您就看見了男的沒看見女的。

常 這也是。可一個人精力有限呵！我這一天忙到晚，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的事就夠我轉磨，別的不說，就說她要配的那兩隻大洋狗吧——

莫 那倒不勞您駕了。這兩個月來，她連大寶二寶都沒理會，鎖在後頭山上，餓得像兩條大柴狗了。

常 哦？（蹣了兩趟，突然停住）莫嫂。

莫 唔？

常 說真個的，咱們的三姑娘跟這個姓向的——

莫 呦，三爺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常 那個姓向的不是每天在這兒跟三姑娘泡一早晨嗎？

莫 是呀。

常 這兩口子盡幹些什麼？

莫 教琴呀。

常 (笑) 教——琴？吓！

莫 可不教琴嗎？那天不叮叮噹噹打上半天琴？

常 得了，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？你當我是蔡洪山？我是問你除了打琴以外，他們還幹些什麼？

莫 那我可知道了，三爺，您說呢？

常 我，我問你啦！

莫 我可真不知道。

【常又咬着牙蹙了兩趟。

常（決心地）莫嫂，你不想發財？

莫 呦，我又不修仙學道，還有不想發財的？

常 你知道，發財並不是什麼難事。只要記住一句話。

莫 什麼話？

常 機會到了頭上別輕輕放過。好比逮鳥兒，喜鵲停在你頭上你不抓住，半空去抓飛的？別想！

莫 呦，多會子再有鳥兒飛到我頭上，煩您提醒我一聲。

常 現在就有一個。

莫 我們不懂。

常 別裝糊塗，我問你，這個姓向的——

莫 怎麼？

常 跟咱們三姑娘好到怎麼個程度了？

莫 (正顏厲色) 三爺，您可別亂說！

常 你裝哪家子正經！

莫 太太是個規矩人。

常 規矩？呸！當舞女的還有個規矩？你別當我不知道，李八爺，王經理……只
有蔡老板一個人悶在鼓裏。

莫 那是那些小子亂撲騰，太太沒有一個理上三天的。

常 所以這回這個姓向的非同小可呀！

莫 您真細心。

常 打開窗戶說亮話吧。莫嫂，你不是看不出來，姓蔡的就不敢惹一個人，咱們的
三姑娘。咱們要是捏住三姑娘這麼一手兒呢，那還不就是蔡洪山的祖爺爺？你
說姓蔡的還不就由着咱們撥弄？你要發個幾萬塊錢兒還不就是一句話？

莫 三爺您提拔着。

常 這個事兒只要你我二人裏應外合，沒個跑。你說怎麼樣？

莫 你說——

蔡 (在裏面喊) 莫嫂，莫嫂，鞋呢？

莫 (應) 嘔，來啦！(回頭) 咱們回頭再細談談。

【莫嫂進門去了。

常 哼！瞧着吧，我叫你們來個蛤蟆跳井，撲冬撲冬一個接一個地給我下去！

【蔡洪山手裏拿着皮鞋，脚下踏着拖鞋，匆匆地走出來一屁股坐到沙發上，拿起電話筒

撥了號嗎。

蔡 喂……喂……公司嗎？向經理來了沒有？……還沒有？該死！你叫他一到馬上

過來，我有要緊事情找他……要緊事情！……什麼？我是誰？媽的我是你八代

祖宗，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！(用力把電話一掛又要進去) 都他媽混蛋！

常 (閃出來) 老板，您早！

蔡 (才看見) 哦，你！我怎麼沒有看見你。

常 老板現在看不見我天牌了。

蔡 (又慢慢走向沙發上坐下穿皮鞋)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？

常 (做出「付可憐相」) 往常都是老板吩咐天牌事情做。

蔡 (略頓) 常天保，你別怪我重用向天鶴，人家英文是英文漢文是漢文，可真有兩下子！

常 就是。咱們那點兒比人家。

蔡 你猜怎麼着，唸書敢情還真有點用，做事就有個章法。

常 就怕唸書的人太聰明，老板，我這是忠心話。

蔡 哈哈，你放心。我蔡洪山是個傻瓜，我不把那小子的底細摸清楚，我敢付託他這麼大的事？

常 哦？

蔡 我早打聽清楚了。他吃平價米吃夠了，想換個調調兒嚐嚐。可是他沒胆子沒見識——他們這些唸書的都這樣，天生的窩囊肺！——他永遠只有跟着我混，我多多少少給他個甜頭兒，他就會死心塌地跟我一輩子。（站起來）

常 他還不知道你做的是個什麼生意。

蔡 他用不着知道。

常 萬一他知道了，說不定——

蔡 他就是知道了，他也只有乖乖地跟着走。（又站起）

常 （有所求地）老板——

蔡 這兒這兩天沒什麼事，你沒事不用來了。

常 老板，我——

蔡 怎麼？

常 我真不好意思再張嘴，可是我那個苦命兄弟——

蔡（擺下臉來）天牌，你放明白點兒！我給你的錢不算少了。別說是養傷，連送終都夠了。你不是沒在外面混過事，怎麼越學越不知趣？

【蔡掉頭遶下。常恨得牙癢癢地在轉。

常好，好，過河拆橋！姓蔡的，我叫你——

【外面有麗珠的笑聲，常馬上住了口，麗珠和向天鶴一同走進來。

麗我們這坡子底下常常出事情，公路走到這兒連着兩個硬灣子，弄得不好就翻車

。

鶴（笑着）好在我不沒有車子。（說着放下手裏捧的大包小紮）

常哦，羅小姐回來了？

麗哦，常三，你來了？

常（應酬地）向經理，您好？

向（玩笑着）哦，天牌。怎麼樣，你那個寶貝兄弟的病還沒好？

【天牌臉色陰森地不響。

麗 (打岔) 哦，三爺不願意人叫他天牌。

常 (綳着臉) 沒關係，向經理是自家人。

麗 天鶴，你坐下，外邊空氣好，我們就在這兒坐會兒吧。

常 您進城買東西來着？

麗 (不理他) 莫嫂，莫嫂——

常 (跟着喊) 莫嫂。

麗 死人，又不知跑那兒去了！

常 莫嫂(莫嫂應着)太太叫。

【莫嫂拿了一封信自外入。

莫 呦，太太回來了。

麗 老爺起來沒有？

莫 早起來了。

麗 那是誰的信？

莫 老爺的。——老爺一起床就打電話找向經理。

【莫嫂進屋裏去了。

向 我進去看看。

麗 不，你坐着，他自己會出來的。我有話跟你說。（看看天牌）我們還要練習琴呢。

常 （知趣）我，我先少陪了。

麗 常三，你不再坐坐？

常 不，不打擾您，我先到後邊去看看。

【天牌走了。

麗 天鶴，倒杯水我喝。

【天鶴爲麗珠倒茶，她坐在沙發上解開一個紙包，拿出幾條鮮麗的領帶。

麗 好看嗎？

鶴 好看。

麗 (抽出一條)來，我給你換上。

鶴 怎麼，我——？

麗 傻孩子，我給你換上呀。(把天鶴頸上的一把扯脫了。)

鶴 我，我以為你是給老蔡買的。

麗 他？我才沒有那麼大工夫給他買領帶呢！

【麗珠爲天鶴繫好新領帶。

鶴 我，我想我還是進去吧！

麗 (一把拉住)不，天鶴，我有話問你。

鶴 唔？

麗 你坐下，(按住天鶴)天鶴，你，你快活嗎？

鶴 快活不快活？

麗 你記得兩個多月以前，那天晚上，就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頭一次見面——

鶴 哦，自然——記得。

麗 你告訴我，說你以往的生活過膩了，要換個路子走走。這個新路子——你覺得怎麼樣？

鶴 你是說我替老蔡做的這個事？

麗 嗯。——就說這個吧，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你覺得怎樣？

鶴 我，我不知道。

麗 你不知道？

鶴 我，我現在是不用再愁這樣愁那樣的了，可是——

麗 可是什麼？

鶴 麗——

麗 怕什麼，叫我麗珠好了。

鶴 麗珠，不知爲什麼，我心裏頭老是有點兒，有點兒——

麗 有點兒怎麼？

鶴 有點兒不安。

麗 不安？爲什麼？

鶴 誰知道？譬如說吧，老蔡叫我經理的這個雲鶴公司。

麗 唔？

鶴 究竟是做的那些生意，我都摸不清。

麗 哦，你就爲這個不安？

鶴 不只是這個。

麗 還有什麼？

鶴 好些，好些事都叫我不安，我——麗珠，我們練琴吧。

「蔡洪山走出來，興高彩烈。」

蔡 哦，你們都在這兒？巧極了，巧極了！你們看，（舞着莫嫂拿進去的那封信）你們看，劉道康賣了！他到底兒是叫我擠垮了！

鶴 怎麼了？

蔡 他被我擠得無路可走，情願拿我二十萬，回家啃老米去了。哈哈……這是他的親筆信。

麗 你是說他不幹了？

蔡 我是說從此以後這行生意全抓在我一個人手裏了。

麗 那你這個公司可以很賺一筆了？

蔡 我要賺多少就多少。你看，天鶴兄，你看，我老蔡大概是該走運了，我這個太太從來不關心我的生意，跟她談，她都嫌煩的，現在也笑迷迷地問我賺不賺錢了！

麗 我給你薦過一個人，我多少得負點兒責任呀。

蔡 你是說天鶴？那可沒的說，天鶴，你是個福將，你給我帶的好運氣，剛才我還跟天牌在誇你。

鶴 跟天牌誇我？

蔡 嗯？——哦，麗珠，你上次說天牌的話有點兒道理。

麗 我說什麼來的？

蔡 你說天牌野心太大，要我提防着他。

麗 哦。

蔡 他剛才就在我面前搗天鶴的鬼，我看他是有點兒吃天鶴的醋。

麗 真的？

鶴 (不安) 搗我的鬼？

蔡 你們放心，我已經想好了，我想派他到西路口子上去。

麗 你派他去管進口？

蔡 嗯。一來他也可以摸點兒好處，免得在這兒瞧見別人拉屎自己臊子眼兒癢癢。二則現在管口子的那個周老四有點兒靠不住，（點着一枝烟，平平淡淡地）連着兩次貨都差點兒被抄了去。

鶴 （大吃一驚）什麼、被抄了去？被誰抄了去？

蔡 還不是緝私機關，怎麼？

鶴 緝私機關？他們爲什麼要抄我們的貨？

蔡 所以我怕是周老四倒我的蛋呀。

鶴 不是，我是說難道你的貨有什麼——什麼犯禁的地方嗎？

蔡 （看了天鶴牛欄，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）哈哈，你這個書獃子！你當我蔡洪山是幹什麼的？你當我是擺攤子賣牛肉湯大餅的？你當我是做那種過關驗單逢卡納稅的生意的嗎？

鶴 那你是——？

蔡 我要是靠做那種生意，我姓蔡的早餓死了！

鶴 你是說你做的是——違禁的生意？

蔡 這——要看你怎麼說。

鶴 原來是這麼回事！（跳起來）你爲什麼一直不讓我知道？

蔡 （冷冷地）你用不着知道。

鶴 我用不着——！

蔡 你知道了有什麼用？你是能叫犯禁的變成不犯禁，還是你有更好的發財生意——你說，現在你知道了，你說你有什麼辦法？

鶴 我——

蔡 嗯，你怎麼樣？

鶴 （氣壞了）我，我可以不幹！

麗 天鶴！

鶴 怪道你們一直鬼祟祟地瞞着我，怪道你們不敢告訴我是怎麼回事，原來你們做的是這種傷天害理的生意！

麗 天鶴，你聽我說。

鶴 不，麗——蔡太太，這個事情我不能再做下去了。我剛才正預備和你說，我心裏一直在不安，懷疑我是不是該做這個事。

麗 可是爲什麼呢？天鶴，爲什麼呢？（天鶴不響）天——鶴！

鶴 我——我沒法子告訴我的母親我做的是什麼事！

蔡 （出乎意外）什麼？

鶴 我辭掉那個衙門裏的差使的那一天，我母親問我爲了什麼，我告訴他就了這個公司的事。我母親問我這個公司究竟是做的什麼生意，我，我就沒法子回答她，我沒法子告訴母親是在幹什麼事，——現在我明白了，我這輩子都沒法子告

訴她我幹了些什麼！（他抱着頭不響了）

蔡 母親？（忍不住大笑）哈哈哈哈哈，麗珠，你哪兒給我找來這麼一個奶腥氣的孩子？哈哈……

鶴 （咬着嘴唇）我母親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一個女人，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可笑的！

麗 洪山！洪山！

蔡 （止住了笑，哄孩子似地）好了，好了，你去告訴媽媽，說這個公司是頂有出息的好事，說這比幹公務員一個月拿幾斗老米強得多。

【天鶴不響。洪山掏出一本支票，嘶地扯下一張。

蔡 喏，你看，這是一張十二萬的支票。你拿給她看，告訴她這是公司給你的好處。

鶴 （張大了眼睛，瞪着那張支票）十——二——萬？

蔡 對了，十二萬。這是公司給你的第一期的——呢——獎勵金。

鶴 這——這是真的？

蔡 (以爲天鶴已經回心轉意) 怎麼樣，這比你那個衙門裏的苦差使好點兒不？

麗 你爲什麼不拿着呀，天鶴？

蔡 (長輩的口吻) 拿着，好好地幹，你告訴你母親到年底你還可以分二十萬。

鶴 二——十——萬？

蔡 怎麼樣？這值不值得你向大少爺下海的？

【洪山期待地看着天鶴。

鶴 (堅決地) 不，我不！

蔡 (意料不到) 什麼？你——

鶴 我不要這個錢，我也不幹這個事！

【半晌沒人說話。

蔡 (勃然大怒) 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！媽的，不識好歹！好，好！你愛幹不幹，

不幹請便！我另找人幹，天牌，天牌！

麗 慢點兒，洪山，你慢點兒！

蔡 媽的，你也不想是誰把你提拔出來！

麗 天鶴，天鶴，——

蔡 你不用勸他，他是天生的窮命！

麗 你走，洪山，你先進去，你讓我勸勸她——

【天牌上。

常 是老板叫我？

麗 沒有事，天牌，沒有事。

常 不走，看着蔡老板——？

蔡 看着天鶴也好。天牌，你叫他們把轎子抬出去，我馬上要去找劉道康。——

（對天牌）你不要走開，我說不定馬上找你有話講。

常（殷勤地）是，是。

【天牌出去了。

蔡（把支票扔在桌上）你讓他再想想，支票在這兒！

【蔡洪山下。天鶴頓坐椅上。

麗 天鶴——

鶴 我不能，我不能做這種事！

麗 你不是告訴過我你要的是錢？你不是說你要弄一筆錢好抬起頭來？你不是說要叫你的母親不再洗衣服燒飯嗎？

鶴 但是我不要這樣來的錢。我怎麼告訴母親是怎麼來的！

麗 你用不着告訴她。

鶴 你不知道媽，她不問出來她睡不着覺。自從我做了這個事以來，這兩個多月，我回家不到十次。每次回了家，她就要逼着我問個沒完。

麗 你沒有告訴他什麼？

鶴 我，我怎麼告訴她呢？——（頓了一頓）她連我的錢都不肯用！

麗 怎麼？

鶴 每次我拿錢給她，她都說要先知道我的錢是怎麼來的。你，你不知道媽。

〔麗珠吸着烟不響。〕

鶴 麗珠，他究竟是做的什麼生意？

麗 這個，我也摸不十分清楚。（站起來）天鶴，你以為這個錢是犯法的，是不是？

鶴 不是嗎？

麗 就算是犯法的吧，天鶴，可哪個不在犯法弄錢？哪個的錢又是正路來的？憑什

麼你就該空肚子守着？憑什麼你不該活着，舒舒服服地活着？

鶴 不，不，麗珠，你不該勸我——

麗 我不該勸你？（苦笑了一下）唉，你並不真知道沒錢的苦處，天鶴，——

鶴 麗珠？

麗 一個人吃了上一頓，愁着下一頓，看着自己辛苦，別人享福，——天鶴，我也
有過一個母親，她病了沒錢醫，死在我的臂灣裏。

鶴 麗珠，告訴我，告訴我你的事。

麗 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我只是要告訴你我跟你一樣，有過多少可以拿的錢不肯拿
，結果幾乎把自己餓死。

鶴 (看着麗珠的背影半晌)你所以嫁了蔡洪山。

麗 是的，他至少替我解決了一個問題，我不必再時時刻刻想到錢。

鶴 但是你跟蔡洪山就沒有一點兒愛情？

麗 愛情？哼！

鶴 你一點兒不愛他？

麗 (酸辣地)愛？愛情是什麼東西？

鶴 怎麼，麗珠，你——你沒有愛過嗎？

麗 不要說這些，天鶴，你爲什麼要問這些話？

鶴 我要知道，我要知道。

麗 （半晌不開口）我愛過一次，但是那回給我的教訓不小！

鶴 那個人欺騙了你？

麗 欺騙一個剛懂事整天儘做好夢的十八歲的小姑娘還不容易！

鶴 後來他哪兒去了？

麗 他有他的博士頭銜，有他的花言巧語的嘴，他又娶了一個闊人的小姐做他的好差使去了。

鶴 你呢？

麗 我難道還去追他告他？我憑了兩個腳孤拐，跳了錢來養我的肺病母親。（哭泣起來）哦，哦，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告訴你這些話。

鶴 你從此就不信有愛情了？

麗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鶴 你，你跟蔡洪山快活嗎？

麗 （掩着臉）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鶴 你——也是以爲有了錢就什麼都有了嗎？

麗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【天鶴慢慢走開。

麗 （拭着眼淚）在我嫁蔡洪山的時候，我確是這樣想過。一個人在沒有錢的時候，真的就像什麼都沒有了辦法。但是等到有了錢的時候，才知道沒有辦法的還是沒有辦法，人活着真不容易！

鶴 那你還是——需要——愛情？

麗 哦，天鶴！天鶴！

鶴 (他的喉嚨發啞) 麗——珠——

麗 (突然齊放地) 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天鶴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

【倒在天牌懷裏。

鶴 (擁抱住天鶴) 我——我——知道！我知道！

【二人熱烈地擁抱在一起，什麼都不存在了。莫嫂走出來，一眼看見，連忙蹣手蹣足退出，兩人都未覺到。

麗 (突然離開) 你——有愛人嗎？

鶴 我？——沒有。

麗 你——愛我？

鶴 這——這就是愛情嗎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什麼都忘了，把我的憂慮我的痛苦都忘在一邊了。

麗 真怪，我和你正相反。

鶴 相反？

麗 我一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想起無數無數的事來。

鶴 你想起了一些什麼？

麗 我，我想得很怪。我想起我母親的頭髮，……想起我養過的一隻小白貓，……

……想起我小時候家門口一個碧綠碧綠的池塘，春天來了上面滿是浮萍——

鶴 (感動地) 真的嗎，麗珠！——

麗 哦，我知道這天會來的！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！

【她又倒在天鶴懷裏。稍頃，天牌輕輕走了出來。莫嫂的影子在門裏。

常 (看够了) 不錯，唔，不錯！這段兒琴教的真不錯！

【二人驚散。

常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自家人，不必在意。

麗 天牌，你——

常 三姑娘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我天牌不會唱丑表功。我早跟您提過，凡事你該找我有個商量。也好，咱們就搭他一股。三三三十一，小白臉，從今天起，咱們是桃園三結義。

【向作勢欲前，麗急止之。

常 (看見桌上的支票) 怎麼？這是張支票。呦，十二萬元。

鶴 你放下！

常 也好吧，就算是你入的股子。

鶴 (奔過去) 你放下！

麗 (勸阻) 天鶴！

【常想把支票塞進懷裏，被天鶴一把搶過撕作粉碎。

常 (雙目圓睜) 這——這——你瘋了！你，你當我治不了你？你(突然變了態度，嚙了

一口，變得溫和異常地) 好，咱們改天再談，我的向經理。

麗 天牌！

【天牌不顧逕下。

麗 你不該這麼做的，天鶴，你不該得罪他。

鶴 (倒在椅子上) 我做了什麼呀，天啦，我做的什麼事呀！

麗 天鶴！(走近天鶴)

鶴 走開！走開！

麗 (驚止) 天鶴，你——？

鶴 不要走近我！不要——

麗 (呆看着天鶴半晌)——你，你後悔嗎？

鶴 (抬頭看着麗珠) 後悔？——(倔強地) 不，我不！

麗 那你——

【她話未說出口，外面一輛汽車，陡然停闌的尖銳的聲音，一陣熟悉的撲騰，人聲鼎

沸。

鶴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麗 （跑到欄杆邊俯身下視）翻了車子，公路上又翻了一輛卡車。

鶴 我去看——（向外跑）

麗 天鶴，你別去，我跟你說——

【蔡洪山戴好帽子提着皮包上。

蔡 什麼事情，這麼亂喊亂叫的？

麗 （走到離天鶴頂遠的一頭）下面翻了車子。

【洪山走到欄杆邊去看，外面人聲嘈雜。

蔡 （看着下面）壓壞了一個……拖出來了……是個孩子……（氣沖沖地不看了）他媽的什麼地方不好翻車，偏翻到我門口來！老子是碰了什麼倒霉運，儘遇見些鬼！

……

【人聲嘈雜漸近，莫嫂的聲音在吵着。

莫：不行，不行，你們不能進來！

一個粗大的聲音 什麼不行，救人要緊！

【莫嫂喘着氣上。

莫 太太——羅小姐，他們搭到這兒來了！

蔡 什麼搭到這兒來了？

莫 外面翻了車，壓壞一個人，他們——

【話猶未了，袁大川抱了天鵬上，二人皆遍體是血。

鶴 袁大川！

袁 哦，是你！

鶴 （一看大川手裏抱的人）天鵬！

鵬 （睜開眼）大——哥——

鶴 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

袁 我們開車來找你，走到這兒，媽的修路也不打個記號，一下子來了個底朝天！

鶴 你們來找我？

袁 是呀，你外婆病了。

鶴 外婆——？

袁 是呀，她非要你回家不可。你媽就叫我跟天鵬來找。我們又不認識門兒，胡瞎瞎撞地就撞來了。

鶴 怎麼樣了，鵬弟，怎麼樣了？

鵬 (呻吟) 腿……腿……

袁 大概是左腿斷了。

麗 放在這兒吧，(拿開沙發上的包裹)先放在這兒吧。

【袁大川把天鵬放在沙發上。

鵬
媽！媽！大哥，我要媽……

(幕)

第二幕 第二景 向公館

半個月後，天鵬今天才從醫院回家，輪在床上，一隻腿還綁着石膏，向太太在看着他

吃飯。筷子一扔，吃完了。

向太（唯恐兒子沒有吃飽）還吃不吃？

鵬（酒足飯飽地）不吃了，還是家裏的飯好吃。醫院裏那種冷飯冷菜，可把老子餓

慘了！

向太 唉，也是。吃下半個月來了，那種飯菜，好人吃半個月也吃膩了。

鵬 都半個月啦？

向太 可不是嗎，上星期天進去的，到今天不整是半個月？單是病房錢就是八百多。

鵬 嘿，半個月了！老子倒沒覺得！

向太 你看你！整天跟這些下流人混，滿嘴裏「老子老子」的！你要做誰的老子？

鵬 (噫然失笑) 說慣了。

向太 乖乖地躺着吧。醫生說還要睡兩三個星期呢。

鵬 他也說只要養得好，也許十天就行了。

向太 那你就乖乖地躺着呀。

【向太太收拾碗筷。天鵬躺下一會兒，又不耐煩起來。

鵬 討厭，袁大川老不來！

向太 人家有人家的事，這一早他已經來過三趟了。

鵬 我那個學校也不知道考取沒有？

向太 你急什麼？發了榜，袁大川自然會告訴你。你就是想跑，想考取了跑得遠遠的，躲開你爹你娘，是不是？

鵬 那有什麼辦法呢？人家學校不開在重慶嗎。這個學校又有那麼些機器，不能隨

便搬家的。

向太 唉，真是時代變了，好好的學堂裏不教學生唸書，盡弄些機器。

鵬 你瞧，機械學校嗎。「中國之命運」裏不是叫我們青年人要立志做工程師嗎？！

（騎了一會，又不耐煩起來。）討厭，這個雨怎麼下個沒完？悶死人了！

向太 重慶的天氣就是這樣，要嗎不下，下起來就沒個停。路上下的泥漿水滑的，

今兒早上買菜，差點兒沒把我摔一交。

鵬 （忽然想起什麼，抬起半個頭）媽，秀表姐還是要走？

向太 （看看右邊門，點點頭）嗯——（嘆口氣）在收拾東西呢。

【天鵬才要說話，向太太走到他床邊。

向太 我再問你，鵬兒，那個女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鵬 哎呀，我不是告訴過你多少遍了嗎？

向太 不，你再說說。

鵬 （不願意地述說）她有二十多歲。

向太（注意地聽着）嗯。

鵬穿的很講究，

向太 嗯。

鵬住在那所大房子裏。

向太 那個雲鶴公司？

鵬 誰知道？又沒招牌又沒字的。哥哥一會兒叫她麗珠，一會兒又叫她蔡太太。

向太 嗯，還有呢？

鵬 沒有了，我不再說了，也許我早不該多這句嘴。

向太 還有那個胖子呢？那個胖子究竟是這個女的什麼人？

鵬 我不知道呀，哥哥沒有告訴你？

向太 他？我問了他好幾十遍了，他一個字也不肯說。

鵬 那——

【韓二從右邊門出來。

向太 （向右門撇撇嘴） 怎麼樣？

韓 （搖頭） 不行，還是非走不可。

向太 唉！

韓 想不到我的秀娟會變得這麼倔強，我做爸爸的嘴都說爛了，也沒有用，傷腦筋

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向太 唉，也難怪她。

韓 天鶴呢？

向太 （向左邊門撇撇嘴） 在裏面，陪着外婆。

韓 婆婆知道了？那個女人的事？

向太 沒有沒有，我可沒有那個胆子！並且他老人家又在不舒服。

韓 受之呢？你告訴他沒有？

【向太太搖搖頭。

韓 天鶴的事你一點兒都沒告訴他？——唉！瞞！瞞！你老是替孩子們瞞着，情願自己吃苦頭，就怕兒子吃了一點虧。

向太 我不是怕兒子吃虧，承愈，你知道受之那個脾氣，他吵一頓鬧一頓又有什麼用？天鵬的事他已經鬧得夠人受的了。

韓 你呀——真是外婆說的，天生的勞碌命——這一輩子替丈夫替兒子做牛馬。

向太 這也是命裏註定的，（笑笑）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，只要他們心裏快活，我勞碌點兒又有什麼？

韓 可是這一家子沒有平安呀，他們哪一個不是一腦門子官司呀！

向太 那你要我怎麼樣？難道要我像妹妹一樣自己嘔氣嘔死嗎？

韓 （語塞）咳！咳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（又仍不能已於背地）可是，琴姐，你不要以

爲我不知道，你也不是不嘔氣，你把自己氣得胸口三天兩頭發痛，你瞞着不肯

醫，你當我不知道？

向太 承愈，你酒又喝多了？

韓 沒有的事，我一滴也沒有喝。——可我就要喝去了，（突轉向天鵬）鵬兒，你說那個女的究竟是什麼人？

向太 不要問他吧，他知道的全說過了。

韓 唉，誰想得到，天鶴這種孩子，會做出這種事來！我正說他怎麼會一下子就鬧起來了呢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向太 你們也不要一口咬定天鶴做了什麼事。

韓 你問過他了？

向太 還，還沒有，我還沒有細問過他。

韓 （知道她是撒謊，搖搖頭）唉！——秀娟也不肯問他，可是自己硬賭氣要走。——

我真不懂你們做女人的心理。

向太 我不信，我不信天鶴會瞞着我做什麼不規矩的事。

韓 你瞧！她不信！她還不信！——（突然轉變話頭）受之呢？

向太 打小牌去了。

韓 哼，又打那個一百塊錢輸贏的牌去了。又好賭，又不敢打大牌！天鵬醫院裏的錢他還是賭氣不管？

向太 他想管也沒錢管。唉，他也可憐，香烟越抽越壞，前些時還說「不到黃河心不死」呢，現在連黃河牌都抽不起了。

韓 這筆錢也不能老欠着人家袁大川的呀。

鵬 媽，袁大川說不忙，早晚我們有了錢再還他。

向太 不要說糊塗話，我們怎麼好老欠他一個下流人的錢？

鵬 豈！（忿忿然，翻個身，臉朝裏不響了）

韓 那你打算怎麼辦？

向太 還不是賣。

韓 又賣？琴姐，我看你那點兒陪嫁全快賣完了。

向太 反正也沒有什麼用處，現在也沒人戴這些東西了——（一想）你可別叫婆婆知道了，那可不得了！

韓 唉！——（探頭在門前看）天鶴怎麼還不出來？

向太 婆婆看見他就不得放他。

韓 我想讓他跟秀娟當面談一下，也許還有個轉機。

向太 我看是沒有多大用處，不過你去叫他一聲也好。

韓 我怕婆婆看見我又——

向太 你輕輕地跟他招招手就是了。

韓 好，——（無限感慨地）天鶴跟秀娟會弄到這步田地，誰想得到？

【韓剛要走進左門，秀娟自右門出。

向 (止韓) 承愈。

韓 (回頭看見秀娟) 哦，你——你箱子弄好了？

秀 嗯。

韓 你，你還是要走？

秀 爸爸！

韓 好，好，我不說，我不說！

秀 爸爸，你讓我跟姨媽談一談，林先生就要來了。

【韓要進左門，又收回了腳，躊躇了一下，向右門走去。

韓 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(進自己屋裏去了)

向太 (慢慢走近秀娟) 秀小姐，這件事，我真覺得對你不起。天鶴——

秀 (止住她) 不，姨媽，我要跟你談的正是這件事，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誤會，以

爲我要跑到新疆去是跟天鶴嘔氣——

向太（驚訝）不是嗎？

秀 不是的。我跟爸爸說了半天也說不明白，可是姨媽，我相信您能懂。我不怪天鶴，我不怪任何人，我是自己要走。

向太 你自己要走？

秀 是的，就是不出這回事，我也會跟林先生去的。

向太 可是爲什麼——？

這倒也不容易說明白，總之，爲了我自己的將來，爲了許多人的幸福，也——也爲了天鶴，我應該出去走走。

向太 我不懂。

秀 你慢慢就會懂的。鵬表弟，你懂的吧？

鵬 我懂，我懂，我當然懂。

向太 可是你跟天鶴的婚事——？

秀（痛苦地）這件事——當然叫你們爲難。可是姨媽，天鶴和我之間並沒有愛情

，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，我們感情很好——

向太 那不就是愛情嗎？

秀 不，那差得很多很多呢。

【天鶴自左門出。秀住了口。

鶴 哦，你們在這兒。媽，外婆叫您。

向太 好，你，你們談談吧，我去看外婆。

【向太太自左門下。天鶴與秀娟僵在場上。

秀 外婆好點兒嗎？

鶴 還在咳嗽。

【又僵場片刻。

鶴 姨父呢？

秀才進去。

【又僵場。

鵬（在床上，忍不住）哥哥，秀表姐，有什麼話你們說吧，我在這兒不礙事。我腿壞了走不出去，但是我可以堵上耳朵不聽。

鶴娟，我——我不能勸你不走嗎？

秀你要留我在此地做什麼呢？

鶴（慚愧）都是我不好，娟，我——我對不起你。

不沒有的事。這不與你相干——我剛還同姨媽這麼說。

鶴你跟我媽談我來着？

秀嗯，他問起我們的婚事——

鶴哦，——你怎麼說？

秀我說——我說我們中間並沒有愛情。

鶴 娟！

秀 是的，天鶴，我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。我們一起長大，我們自以為你屬於我，我屬於你了。但是——這不是愛情。

鶴 （懷疑地）不是嗎？

秀 嗯，不是的，你也知道這不是的，愛情是自由，是光明，是快樂，是叫你像飛起來似的感覺。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只有痛苦，只有煩惱，我們像一對關在黑籠子裏的鳥，東撞西撞撞不出一條路。

鶴 （痛苦）不，娟，不要再說下去了。

秀 爲什麼不說明白呢？我不是一直在累着你，纏着你，叫你一見了我就像見了一碗苦藥似的嗎？謝謝天，我現在算是明白過來了。我不該纏着你，我應該自己走，我應該自己飛。愛情不是問題的解決，是一個人先解決了問題才有資格談愛情。

鵬 哎呀，我的娟表姐，你怎麼到今天才明白過來呀？

秀 是的，鵬表弟，我真恨我自己不早點兒明白。但是你也別怪我呀！我的環境，我的生活，把我的眼睛遮住了。要不是文炳，要不是他叫我看了許多書，我還是不會明白的。

鶴 (氣憤地) 哼，又是你的文炳！——(又平靜地問) 你是跟他走，是不是？

秀 是的。

鶴 你們打算結婚嗎？

秀 天鶴！——(又垂下了頭，坦白地說) 他還沒有向我求婚，但是他什麼時候要我嫁他，我想，我就會答應他的。

鶴 (走開) 哦！——

秀 (走近天鶴，安慰他) 天鶴，我——

鶴 不，不，娟，你對，我早知道了。從你不叫他林先生，叫他文炳那天起，我就

明白了。

秀 我希望你能原諒我。

鶴 (默然有頃) 我，我不敢再留你，娟，可是新疆，——爲什麼要走那麼遠呢？

秀 國家需要人到邊疆去。再說我也需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——(苦笑了一下)
儘管明白了，一旦要走了總還不免有些捨不下！

【天鶴轉過身去。

秀 只是，天鶴，我還要再問你一句，就這一句。

鶴 (顫抖着) 嗯？

秀 你——快活嗎？

【天鶴不響。

秀 (逼緊問) 天鶴？

鶴 (看着窗外) 我要能像柳條一樣在風裏舞，多好呵！

秀 (長長嘆了一口氣) 唉——

鶴 (突然回身抓住娟手，衝動地) 娟，你不要走！聽我說，你不要走！

秀 不走？

鶴 你不愛他，娟，你不愛林文炳！你是賭氣！

秀 我——

鶴 (一口氣搶着說) 讓我們結婚，娟，讓我們重新幹起！也許這是一個黑籠子吧，但是我們要撞出一條路來！

秀 (搖頭) 路不是撞出來的，天鶴，我不是已經說了嗎？人先有了快樂才有愛情，不是有了愛情才有快樂。

【天鶴低頭不語。

秀 天鶴，你不是一個快活的人。

【天鶴頭垂得更低了。向太太自左門上。

向太（看看兩人）天鶴——外婆又叫你。

【天鶴一聲不響走進左門。

向太（看看天鶴的背影）你們——？

秀 姨媽，要說的，我都跟表哥說了。

向太 哦，他怎麼說？

秀 我——我怕他還是沒有懂我的話。

【右屋裏吹笛子的聲音。

鵬 你們聽，姨父又喝酒了。

秀 唉！

【秀娟才要進右門，林文炳的明朗的聲音在外面喊。

林（在外）韓秀娟！在家沒有？

【秀娟站住了。

向太 林先生來了，……（向右門走）我替你去看看吧。

【向太太走進右門，林文炳打着傘從外面進來。

秀 怎麼，雨還沒有停？

林 下得好，下得好，下點兒雨地裏好。

鵬 （高興地招呼）林大哥。

林 哦，鵬老弟。怎麼樣，你那個小腿兒怎麼樣？

鵬 管他，反正他得好。

林 放心，你放心。劉大夫告訴我了，頂多再有十天，你又可以在開車了。

鵬 咳，他可告訴我要兩三個星期。

林 他是怕你耐不住性子，不到時候就亂跑呀。怎麼樣，秀娟！你的東西收拾好沒有？

秀 還沒有呢。車子什麼時候開？

林 明天一清早，行李今天就要送去，我所以來取你的——
委 可是我還沒有收拾完呢。——我一早晨儘跟爸爸解釋，他總以為我是爲了天鶴的事賭氣走的。

林 哦，他明白了沒有呢？

秀 （搖搖頭）沒用。連天鶴也這樣想。

林 你已經跟他談過了？

秀 剛談了幾句，——（笑笑）這個家裏怕只有鵬表弟一個人懂，我爲什麼要走。
鵬 咳，秀表姐，你走你的，他們愛懂不懂！不懂算了！

林 唉，可憐！

秀 （不懂）可憐？

林 我是說天鶴。

秀 天鶴？

林（悲憫地）他爲什麼總是只看得見自己一個人的安樂，總以爲自己有了錢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呢？（停了一停，他又說）我真不懂，在這樣一個廣闊的世界上，人爲什麼不能把眼光放遠些放大些，偏要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個人得失上費心思用功夫呢？

秀 就是你介紹的那本戲裏說的，「要享許多痛苦才能買一個明白呀！」

林 咳，沒有信仰！毛病全在沒有信仰。信仰是胃甲，有了它才擋得住一切苦難。
天鶴就是沒有信仰，他對國家沒有信仰，對人類沒有信仰，他對什麼都沒有信仰！

【右屋內笛聲早停了。韓二捧着一瓶子酒上，向太太追在後面。

向太 承愈！承愈！有客！有客！

韓 什麼客呀？（見林）哦，你！你又來了！

秀 爸爸！

韓 來，秀丫頭，來，我們爺兒倆喝三杯！

秀 爸爸，你怎麼又喝起來了！

韓 你明天就要走了，爲父的敬你三杯！

【韓二拖住秀娟踉踉蹌蹌向右屋裏拉。

秀 文炳，你先走吧。行李我等一下自己送來。

【韓二和秀娟下。

林 也好，——向伯母，我就不再來告辭了。

向太 唉，走吧，你早點兒帶秀小姐走吧，這種日子——

林 鵬老弟，再會了。（和鵬握手）

鵬 （握住林的手）再見，林先生，將來我駕了自己造的飛機來看你。

【林走了，天鶴從左門出來。

鶴 剛才誰來了？

向太（右看天鶴）林文炳先生。

鶴 哦。（不響了）

向太（自語）唉，走了也好。

鶴 什麼？

向太 秀小姐跟林文炳走了也好。

鶴 媽，您——？

向太 我們留着她怎麼辦呢？她跟着林先生走會快活的。

鶴 哦。——

向太 她說已經跟你談過了？

鶴 聽。

向太（又打量了天鶴許久）天鶴——

鶴 唔？

向太 我今天再問你一次，你可要對我說實話。

鶴 (支吾) 什——麼？

向太 那個女人是誰？

【天鶴不響。

向太 你說呀，那個叫麗珠的女人是個什麼人？

鶴 媽！

向太 (催逼地) 天鶴！

鶴 是個朋友的太太。

向太 真的嗎？天鶴，你不是對你媽撒謊？

鶴 媽，你不要問我吧，這是說不明白的呀！

向太 說不明白？(頓了一頓) 天鶴，你知道嗎，這是你頭一次跟我說這種話，

——有什麼事跟你的媽說不明白的呢？

鶴 我，我現在不願意談，媽，過一天我再告訴您。

向太 天鶴，我要問你的不是這個女人，我是問你整個兒的事，那究竟是什麼人家？你是不是天天都在那裏？在那裏又做些什麼？

鶴 不要說吧，媽，我求您不要說吧。

向太 爲什麼呢？你有什麼事要瞞住你親生的母親呢？我的孩子，媽爲你一夜一夜睡不着覺，你知道嗎？自從你辭了衙門裏的事那一天起，你就像變了樣兒。

鶴 媽——

向太 剛才婆婆還說你六神不安，像是失了魂。天鶴，你不是個快活的人。

鶴 不快活！不快活！今天是怎麼了？什麼人都說我不快活！

向太 （反詰）天鶴，你——快活嗎？

【天鶴無語。

向太 （停了半晌之後）唉！也許韓二說對了。我不該什麼都替你瞞着你父親，從當

初你丟了理科不唸改法科就不該瞞，你那次動了家裏的錢去做公債也不該瞞，你帶了人去爬城門被巡警打傷了，我也不該替你瞞，我的孩子，我就有你們兩個兒子，萬一你們不走正路，我還有個什麼可指望的？你爸爸是個只會想想沒胆子做的人，什麼事都落在人後頭。可我總希望你們有出息，替我爭口氣。

鶴 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——我就是想爭這口氣，要您舒服，要您不再燒飯不再洗衣服。

向太 傻孩子，我要舒服幹什麼？我要的是心安。我不是要你們發財，我要你們快活。孩子，你告訴我，你那些錢是怎麼來的？

【韓二一手抱着酒瓶，一手寶貝似地捧着他的盆景上。秀娟追在後面。

秀 爸爸！爸爸！不要再喝了，爸爸！

韓 不喝？不喝幹什麼？大不了去找你媽。哦，天鶴，來，你也喝一杯，不枉我們

翁婿一場。

秀 爸爸！放下你的盆景吧，瞧打碎了的！

向太 韓二，夠了吧，夠了吧，受之馬上回來撞見你這個樣子——

韓 （不免怔了一下，但又鼓起胆子）受之？受之怎麼樣？我憑什麼受他一輩子氣？

受之——哼，受之怎麼樣？

秀 得了，爸爸，放下吧。我明天就要走了。

韓 你走你的好了，你反正是不要你的父親了！

【韓二踉踉蹌蹌向院子裏跑。

秀 爸爸！爸爸！你哪兒去？外面下雨呢！

韓 （甩開）你管我呢！（出去了）

秀 （一邊追着一邊回頭喊）姨媽，姨媽，幫我拉他一下。

【秀娟追下，向太太順手拿起一把傘亦追下。天鶴呆呆地站着半晌。

鵬 大哥。

鶴 嗯。

鵬 我真對不起你。

鶴 爲什麼。

鵬 我不該說出來——那個女人的事。

鶴 不，——這不怪你。

鵬 那，你爲什麼不跟媽說呢？

鶴 你不懂，鵬弟，你還小呢。

鵬 小！又是小！你們老以爲我小我小！不，我不小了。我已經懂得了許多事，許多你們不懂的事。

鶴 我們不懂的事？

鵬 嗯。大哥，你爲什麼老把你的心像座鐵門似地關着從來不打開一下呢？

鶴 (出乎意料之外) 什麼？

鵬 你不，你不寂寞嗎？

鶴 （驚異地看着天鵬半晌）——我，我怎麼不寂寞呀！我都寂寞得快要死了！

鵬 那你爲什麼不打開你的心呢？

鶴 我，我打開給誰看？有誰要看？沒有人了解我，沒有人同情我。倒像我犯了什麼罪，一踏進家門，個個臉上都變了顏色，不是拷問我就是躲着我！我——我把心給誰看？這都是我一個人的痛苦。

鵬 一個人的痛苦是不值什麼的。大哥，這就是你的錯處，你只知道你一個人。你整天想的是你一個人的痛苦，你想去爭取的幸福是你一個人的幸福。可是大哥，幸福哪裏是一個人單獨爭得到的呢？

鶴 你哪兒聽來這些話？

鵬 林先生說過的。

鶴 又是他！

鵬 我還看書，我看了好些書。

鶴 書上有這些話？

鵬 大概是這種意思，我當然說不了那麼好。

【韓二手裏揮着向太太的傘，又跑了回來，向太太和秀娟在後面拉着挽住他。

韓 好，好，不喝就不喝。來，鵬兒，咱們來玩這個盆景，我現在就只有這一樣寶貝了。

鵬 姨父，我動不了。

韓 好，好，連你也看不起我這個窮姨父了！

鵬 姨父，你是怎麼了！

韓 跟你說，鵬兒，你不要學你那個死倔脾氣的爸爸！我，我韓二當初也走過紅運

，我手上也有過兩引當鋪，可是我有眼無珠，不識人，撲鹿篤！兩引當鋪一齊

被人騙光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秀 爸爸！爸爸！別說了，看你淋這一身雨！

韓 我完了，孩子，婆婆說的，我就會吹吹笛子刻刻桃核。

秀 爸爸！

韓 我，我是把破傘，儘管畫了好些花鳥蟲魚，可是骨子斷了，撐不起來了！

秀 得了，爸爸，別說了，進去吧。

韓 你讓我說說，你讓我說說好，我再不說，這些話悶在肚子裏都要壞了。

向太（拾起韓二扔下的傘）秀小如，你就讓他說說吧。

韓 對，我說，我說，等會受之回來了又不許我說了。天鶴，天鵬，你們記着，你們幹什麼都好，就是別學你爸爸跟你姨父。（涕泗縱橫地）我們這一輩子叫上流人三個字害苦了！鵬兒你對，學開車，學修機器，學袁大川。腿壓壞了不要緊，再來！世界變了，（外面汽車馬達在撲騰）你聽聽，袁大川的鐵馬又在吼了！對，鵬兒，趕快把腿醫好，再來！醫腿的錢你放心，我來！我替你付。

【掏出一疊子鈔票。

向太 韓二！

韓 天鶴，對不起你。這本來是預備給秀丫頭做嫁妝的，現在用牠不着了。

【衆不語。

韓 （鬼笑着）積錢真沒有用。我一輩子只積過兩次錢，去年辛辛苦苦積了一千塊錢，一場擺子打得個精光。今年又辛辛苦苦積下兩千塊——（用手向空一畫，同時嘴唇「Pi」了一聲，表示「飛了」）飛——里——許！（Finish）琴姐，你拿着。

【塞在向太太手裏。

鶴 （一直沒響）不，媽，這個錢你不能拿。你要錢，爲什麼不跟我說呢？我這兒有。

【天鶴也拿出一疊鈔票遞給向太太。

向太 （看着天鶴，遲疑地）天鶴，你這個錢——

鶴 拿着，媽，把姨父的退還給他。

【向太太看着兩疊錢，半晌。

鵬媽，你就拿大哥的吧。

向太（堅決地）不，天鶴，我——（拿了韓二的錢）

鶴 怎麼？我的錢怎麼？——

向太 不，天鶴，我——我拿這個——安心。

鶴 怎麼？我的錢怎麼？是我的錢有刺？是我的錢上有血腥氣？還是——

向太 不，不要說了。

鶴 我偏要說！我倒要問問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！這個看見我搖頭，那個看見我嘆氣

！我是騙了人？我是害了人？還是我殺了人？我我——（淚水塞住他的喉嚨，他

說不出話，把自己那疊鈔票一把把撕成粉碎。衆默然。）

韓（突然，大得其意）哈哈！我今天可露了臉了！哈哈，我韓二今天可出了風頭了！

【韓捧了他的盆景亂飛亂舞。外面馬達在響。

向太 韓二，你進去吧，受之馬上要回來了。

韓 受之，又是受之！他是什麼人，我要怕他？他還不是和我一樣？落伍分子！

【說着說着，受之打着一把傘在門口出現。

秀 （警告他）爸爸！

韓 他還不是只知道發發牢騷罵罵人？他以為他字寫得好，會諷兩句詩，就比我強啦？呸！他——

受之 韓二！

韓 （不覺一怔，但忽又酒胆如天）哈哈，你回來啦？正好，你看看我今天這個風頭出得怎麼樣？

【受之黑着臉不響。

韓 怎麼了，科長老爺？又輸錢啦？

秀 姨父！別聽他，姨父，他喝醉了。

受之（壓着怒火）你先進去，我現在不和你說。

韓 可是我有話同你說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的女兒同你的少爺解除了婚約！

受之 什麼？

韓 什麼？我們這個親家當不成了。秀娟要去新疆，牛都拉她不轉。從此以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！

受之 你說的什麼胡——（他看看別人，知道了話是真的。）

韓 怎麼樣，我的科長老爺？你說這丟人不丟人？哈哈，傷腦筋！傷腦筋，真傷腦筋！

【受之黑着臉不響。

韓 得了，科長老爺！我勸你看開點兒吧。（招招手）來，來，來吧，你來陪我收拾收拾這座盆景，我這盆寶貝盆景兒吧——（他把一盆盆景送在受之面前。受之怒極，舉手一撲，盆景落地粉碎。衆噤若寒蟬，韓二不響了。癡癡地望着地上的碎片，這個可

憐的人心片片碎了。半晌。）

韓（突然嘎聲大叫）開車！袁大川，開車！咱們上北溫泉兒玩去！……開車！開車！

！……

【韓二踉踉跄跄跑了出去。

向太 天鶴，你，你快追出去！

【天鶴追下，秀娟亦下。

向太（埋怨）受之，你不該摔他的！

【受之不響。

向太 外面下的泥漿水滑的，萬一他再摔一交。——

【話猶未了，忽聽一陣汽車喇叭聲，下鬧的尖聲，跟着一陣亂閃閃的人聲。

向太 哎呀，這是什麼！

【向太太和受之向門跑去，外雜人聲嘈。

外面 快！快抬起來！……留心！……慢着慢着……

【向太太嚇呆了。退了回來。稍頃，天鶴，袁天川抬着韓二進來，秀娟跟在後面。

向太 怎，怎麼了。

秀 胳膊——臂！……他——滑倒了，車子正——

韓 （呻吟着）我——我完了……骨子……斷了！……撐不……起來了……

鶴 哦！

【天鶴掩着面孔，跑了出去。

向太 （追着喊）天鶴！……天鶴！……

（幕）

第三幕 第一景 南岸

當晚。蔡洪山別墅內。

蔡洪山在和天牌機密地談話。

常 你說是十二點鐘交貨？

蔡 聽，今天夜裏準十二點。（看看錶）還有兩個多鐘頭。——（興奮）天牌這筆生意多了不說，五十萬的好處總有。

常 你看是不是？我就說是這麼做痛快。你當初偏要弄個什麼姓向的，礙手礙脚的，你看，打那天他賭氣走了，這半個月他沒照面，我們的生意不是——

蔡 （想想）你不懂，天牌，你還是不懂什麼叫大場面。

常 大場面？我不懂，我只曉得究竟有多少好處。

蔡 頭一件，我跟你說，譬如陶胖子，你要敷衍陶胖子，你就得做得像那麼回事。

【莫嫂拿了一張片子上。兩人立刻停止談話。

莫 老爺，外面有人會愁。

蔡 誰？（接名片一看，跳了起來。）他！他來幹什麼？

常 （湊過去看）誰？什麼人？（伸頭一看）哎呀，我的媽，他來幹什麼？

蔡 我問你呢！

莫 （搭腔）他說路過來看看老爺。

蔡 你還不如說閻王爺來看我！

常 上回劉道康跟你開那個玩笑，不也是這個姓關的出的頭？

蔡 （似乎打了一個寒噤）劉道康？哦。——別的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我們昨天才到貨

，他今天就露了面！

常 你進貨沒有外人知道？

蔡 外人？你當我瘋了？還是跟自己過不去？外人？哼（冷笑）除非劉道康——

常 （從眼角上瞟了蔡洪山一眼）劉道康不會吧。死鬼還能翻身？

蔡 （一驚）怎麼？你——？

常 老板，我也是無意中聽人家說——

蔡 （情急地）他不能怪我，是不是？我給了二十萬，他自己攪不好，不能怪我，是不是？

常 姓劉的也真是他媽沒出息。淌就淌了吧，廿萬塊錢的事就至於跳嘉陵江！哼！

蔡 （漸漸恢復常態）我們現在談這個幹什麼？關大元堵在門口要見我。

常 你打算見他？

蔡 我寧可見鬼！不，天牌，我到裏面去，你在這兒跟他瞎扯一通，就說我不在家

，說我得了傷寒病，睡在醫院裏。（走到通裏面的門前又轉身問）堆棧裏現在有
哪幾個？

常 堆棧裏？還不是那幾個昏天黑地的酒鬼跟那個看門的夥子，怎麼？

蔡 我在想，今天晚上交貨——也許還是改一天好——

常 怎麼，你怕——

蔡 等會再談，你先把姓關的敷衍走了再說。莫嫂你引他進來。

〔莫嫂欲下。〕

蔡 哦，莫嫂，太太還沒有回來？

莫 沒有，從早晨出去，一直沒有回來。

蔡 （擡起眉頭）你去吧。（莫嫂下）真怪，麗珠這陣子老是這麼神不守舍的樣子。

常 我也瞧着是。打向經理走了那天起，她就——

蔡 （睜着疑惑的眼睛瞪着天牌）？

常 我是說前幾個月太太打琴有向經理陪看，溜馬路有向經理陪看，看電影有向經理陪着。有人陪慣了，現在向經理一走，多少不免有點兒——（看着洪山）——
——呢——呢——悶氣。

蔡（黑着臉）天牌，你是要說什麼？

常（連忙）我，我什麼也沒要說。

蔡（一把抓住天牌的領子）你說！你說！你說！

常（掙扎）呢——呢，放開……

蔡 不，你說！你說！

常 我，我是說太太很喜歡——不，很信任我們的向經理——

蔡 不，你是說他跟麗珠——

常 那是你自己瞎猜！……放，放手，關大元來了！

【蔡無可奈何，放下了手，狐疑地看看天牌，匆匆走下。

常（喘着氣，扭着頸子）哼，告訴你？我常天保就這麼一個好祕密，我還得多囤些日子，等個好價錢呢。

【關大元，一個身材不高粗腰厚肩，雙目炯炯的人，慢慢踱進來。

常（滿面春風地）嘔，關大哥，失迎失迎。

關哦，常爺，少見少見！怎麼着，一個人在家納福？

常哪裏的話，我姓常的有這個福氣？這是人家的府第，咱們借個房簷站站。請坐。

關咱們弟兄不客氣。

常是哪陣風把咱們的關大哥吹來的？

關也是碰巧走這兒路過，我說進來拜望拜望蔡大經理的府門，也算開開眼界。

常可不巧，老板沒在家。

關沒在？

常 噫，我還正有要緊事找他談，等了他半天也沒見影子。

關 哦！我瞧一乘滑竿好好擺在門堂裏，我只說老蔡在家陪着太太兒。

常 噯，說不定就是陪着太太上山去溜躑去了，咱們這個老板呀，（笑）也是個不

重江山重美人。您找他有何貴幹？

關 沒事。（突然）常爺，我問你個人。

常 哪位？

關 你們寶號裏有位向經理？

常 （裝糊塗）向經理？

關 噫，向天鶴。

常 哦，雲鶴公司的向經理。早先倒是常來串門子，最近可有——唔——好有兩個

星期不來了。

關 哦。這個人怎麼樣？

常（裝不懂）怎麼樣？

關 年輕？

常 嗯。

關 漂亮？

常 嗯。

關 能幹？

常 那還用說？做大經理的——

關 很討你們蔡大老板的喜歡？

常（不由得）哼！

關（逼着）比你常爺怎麼樣？

常 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關 常爺，咱們哥兒倆咬個耳朵。

常 說吧，此地沒外人。

關 你這個主人待你怎麼樣？

常 不錯呀。

關 你不想換換口味跳跳槽？

常 關大哥，你說吧，你想知道什麼？

關 你幫我關大元一個忙，我虧不了你老兄弟。

常 你先說說要買什麼，再談價錢。

關 老蔡昨天來了一批貨——

常 真的？您的消息真快，我們都還沒聽說。

關 我要知道在什麼地方。

常 要真有，那也得問蔡洪山。

關 (臉一拉) 常三，別裝糊塗！

常（不動聲色）關大哥，您是明白人。我是個乾樵子，榨不出油來。

關 你不說姓向的會說。

常 姓向的？他是雲鶴公司的。

關 我說的就是雲鶴公司。

常 那您得去問向經理。

關 漂亮點，常三！你知道老蔡幹的是犯法的事。早晚查出來，你們都跑不了！

常 那還得請關大哥照應。

關（瞪了常一眼）我倒看錯了人！常三，想不到你對主子倒會有良心。

常 您抬舉我。

關 再見。

常（笑着）您不再坐坐？

關 不坐了。咱們見面的日子在後頭呢。（瞪了常一眼）那時候可別怪我關大元不

夠朋友！

【關大元下。

（拭着前額汗流浹背地）噓，我跟你講生意！我不如到老虎牙縫裏去剔肉吃！

【蔡洪山探出頭來。

常 哎呦，你嚇了我一跳！

蔡 他——走了？

常 走了。這傢伙耳報神好快，他已經——

蔡 不用說了，我都聽到了。

常 你都聽到了——？

蔡 我一直爬在那個門外邊，一句句都聽到了。

常 （鬆了一口氣，心想虧得沒說什麼）許——！

蔡 （來回踱）現在要緊的是那一批貨，天牌，我們得趕緊把它想辦法。

常 東西好好放在堆棧裏，沒有人會猜到就在眼面前。頂多今天晚上不要動它就是了。

蔡 哼，那你是不知道關大元！

常 那——怎麼辦呢？

【蔡來回踱了兩趟，突然站住。

蔡 天牌，那個堆棧是用誰的名義開的？

常 向天鶴。

蔡 那些貨都是貼的雲鶴公司的條子，是不是？

常 是呀。

蔡 雲鶴公司的經理是向天鶴，是不是？

常 是呀。

蔡 萬一被他們抓到了，他們找不着我，對不對？

常 怎麼，你——？

蔡 我不知道，也許是我過份小心。

常 我怕——

蔡 怕什麼？

常 我怕太太不十分同意——

蔡 (瞪了天牌一眼) 她用不着知道。(頓了一下) 天牌，你不要瞎猜疑，麗珠已經回來了，她在黃二太太家裏打了一天麻將。

常 真的？

蔡 你看，那不是她來了。天牌，貨的事不要和她提起。我不願意女人們摻在這種事情裏頭。

【麗珠上。她這些日子正如蔡洪山說的，有些神不守舍。但是這時候她努力使自己外表

鎮靜。

麗 那個姓關的走了？

蔡 廳。

麗 究竟是什麼事，你們這麼鬼鬼祟祟地？

蔡 沒什麼事。——天牌，我們進去查查看，那張底子彷彿在我桌上——

【蔡洪山與天牌下。麗珠也不去追問他們。她立刻變了，她神色緊張起來。

麗 （低呼）莫嫂，莫嫂！

【她來回地踱着，莫嫂上。

麗 莫嫂，向經理來過沒有？

莫 沒有呀。

麗 （失望）哦。——（又想起）信呢？昨天那封信呢？

莫 送去了，前天那封也送去了，一共十八封都送去了。

麗 送給車廠裏那個姓袁的？

茂 是呀。

麗 嗯。怎麼樣？

莫 他說信都交給向經理了。

麗 (期待地) 嗯？

莫 完了。

麗 天鶴——向經理怎麼說？

莫 他什麼也沒有說。

麗 他沒有回信？

莫 姓袁的說沒有。

麗 (在屋內來回踱了兩趟，突然坐下了) 我完了！我完了！我知道我這回是完了！

莫 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？——？

麗 (不耐) 去吧，你去吧。

莫 嚟。(又瞟了麗珠一眼，下。)

麗 (又跳了起來)天鶴！天鶴！你——(又踱了兩趟，忽又想起什麼，拿起皮包要走)。莫嫂！莫嫂！

【天鶴正由外面走了進來，他臉上是土，身上是土，鞋上是土，像一個從遠方步行來的人。

麗 (楞了一下)天鶴！

鶴 麗珠！

【他們擁抱在一起。

麗 天鶴！天鶴！你來了！你來了！

麗 (低低地)嗯，我來了——

麗 你，你哪兒去了？你從哪兒來？

鶴 我，我在江邊上走了一晚，(突然一把抱住麗珠)麗珠，麗珠，我現在只有你了！

麗 只——有我？天鶴，你——？

鶴 走！我們走！讓我們去撞！我偏要瞎撞出一條路來！

麗 瞎撞一條路？

鶴 是的，他們把我當成一個瞎了眼的人。

麗 他們？

鶴 聽，母親這樣看我！父親這樣看我！秀娟也這樣看我！

麗 秀娟？

鶴 是——的，他是我的未婚妻，今天她跟我解除了婚約。

麗 你——你怎麼從來沒有告訴過我？

鶴 我，我——（看看麗珠）你怪我嗎？

麗 （默然有頃，突然抱住天鶴）不，不。鶴，從此以後你真的是我的了，完完全全是我的了。

【莫嫂引着天牌蹣跚手蹣跚上，在門邊張望了一下，又縮了回去。

鶴 (全未覺得) 那麼跟我走。

麗 走——？

鶴 (肯定地) 嗯，走！離開這個地方！離開一切人！

麗 (慄慄) 離開一切人？

鶴 是的，到只有你和我地方。

麗 只有你和我？

鶴 嗯。我們去告訴老蔡，(拉着麗珠向門走) 告訴他你不愛他，你要跟我走！

麗 告訴——老蔡——？

鶴 麗珠！你——不——肯？

麗 走到哪兒去呢？

鶴 走到那兒算那兒，我們去撞，我們去飛！

麗 去撞？去飛？

鶴（肯定地）嗯！

麗 可是——鶴，我們用什麼飛呢？

【鶴看着麗珠，漸漸明白了。

鶴（坐在琴前面的椅子上）沒有用！沒有用！我知道你不肯的，你離不開他！

麗 不是，鶴，你聽我說，我的好人——

【麗偎着天鶴坐在琴凳上，背向着門。天牌引了洪山輕輕上。洪山賭狀大怒，一下腰間掏出一把槍來，天牌急止之。

麗 鶴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只愛你一個人！這你還不知道嗎？可是要走——

【洪山收了鎗率天牌出。門砰然一響，麗珠驚起。

麗 誰？有人？——沒有（她又坐在天鶴身旁）天鶴，聽我說——

【天鶴不動也不響。

麗 天鶴，我願意跟你走，我願意跟你去撞！去飛！可是——可是我們拿什麼去撞

，拿什麼去飛呢？我們將來的生活——天鶴，我們沒有錢——

鶴 錢！錢！又是錢！又是這個東西！

麗 （苦笑）有什麼辦法？天鶴，人真會叫錢給壓碎了呵！

【默然有頃，天鶴突然跳了起來。

鶴 你叫他來！叫蔡洪山來。你告訴他，就是做殺人的生意我也幹！叫他年底下拿

二十萬來！

麗 天鶴，你！——

鶴 你叫他來！不，我不是玩笑——我要做給他們看！我偏要做給他們看！

【蔡洪山在門外故意高聲問。

蔡 （在外）麗珠！麗珠！天鶴來了，是嗎？

麗 （驚訝）嚶，他在這兒呢。（按着琴鍵）他在教我練琴——

【洪山滿面春風上，天鶴跟在後面。

蔡 嘴，你們好悠閑！我都忙昏了。——怎麼樣？天鶴老弟！你怎麼說跑就跑了？
這應些天你看都不來看我們一趟！就說生意，你不願意做也好說呀，我們自己
弟兄，還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嗎？

鵬 (早已站開) 哦，洪山，天鶴剛跟我說——

蔡 哦，說什麼？

鵬 他呢——雲鶴公司的事他想開了。

蔡 (作大喜狀) 哦，真的嗎？(問天鶴) 是真的嗎？

鵬 (像個戰敗了的雄雞，他垂着頭坐着，含糊地) 隨——你們。

蔡 (拍天鶴) 好，老弟，從今天起，咱們可是打不散拆不散的弟兄了！(忽轉向天牌)
哎呀，你看巧不巧，天牌，你說這巧不巧？我們那樁生意正愁沒人去辦，可巧
天鶴老弟就來了。

常 老板是說——？

蔡 我是說堆棧裏那批貨的事，天鶴老弟去脫手，不是再合適沒有了？哈哈，（拍天鶴）我說你是福將啊！

常 可是。老板，那批貨——

蔡 怎麼？

常 我還是覺得——（難以啓口）那批貨有一百多萬——

蔡 （打斷常的話）怎麼？有我們的向經理去，還有什麼問題？

麗 （有點懷疑）他今天有點不舒服，還是讓他休息一下吧。

蔡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事情累不着他。天鶴，你不是說我不讓你知道我做些什麼生意嗎？今天晚上我讓你親自到堆棧裏去交貨，怎麼樣？

麗 （不放心）是什麼貨？

蔡 哎呀，太太，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啊？我蔡洪山還有什麼乾淨貨嗎？（又

對天鶴）怎麼樣？你敢去不敢？

鶴（不耐）什麼時候？

蔡 今天夜裏正十二點，（看看錶）你跟天牌立刻就走，趕到了差不多正是時候。

麗（愈形不安）怎麼說走就要走？

蔡 路遠呀，我的太太，人家收貨的是準十二點到，過時不候。

麗 天牌也去？

蔡 我讓他照應照應天鶴老弟。

常 要不，老板，還是我自己去吧。向經理沒經過這種事，怕多少有點——

【天鶴一聲不響，站了起來。

鶴 少說廢話！走！（他先走了）

常（走到門口回頭）老板，你的主意真是來的快！

【天牌下。洪山狠狠地看了麗珠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麗（越來越疑心）老蔡，你跟天牌搞些什麼鬼？

【洪山不說話，拿起電話筒，撥着號碼。

麗 洪山！

蔡 你哪裏？——我找關大元——沒有回來？——你趕快通知他，我給他送個喜信兒——嗯，今天夜裏正十二點，雲鶴堆棧有一筆財喜，——讓他瞧着辦吧——正十二點，早了不成，晚了也不成。——我嗎？我，我姓劉，我叫劉道康。

麗 （一直嚇呆了）老蔡，你——？

【洪山不答話，慢慢掛上耳機。

麗 洪山，那次閃響——

【洪山黑着臉瞪着她，不響。

【麗珠拔脚就跑，洪山跳起來攔住他。

麗 放我走！放我走！

【洪山揚手打了麗珠一個嘴巴。

蔡 放你走？（連着又是兩下）你這做得好，你個爛污貨！（一把把麗珠推倒在沙發上）
不錯，門響是我！……怎麼樣？你以為我那麼傻，當場弄個下不了台，丟我的
臉？我，我現在是個有身份的人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麗 你，你要把他怎麼樣？

蔡 我要他的命，我！

麗 你敢！

蔡 你，你！——（氣得半響說不出話）老子待你不錯！你！你！

【莫嫂一推門進來了。

莫 是小姐叫嗎？

蔡 去！混你媽的蛋！

【莫嫂咕噥着下，蔡洪山氣得瞪着麗珠說不出話。

麗 說吧，你要把我怎麼樣？

蔡 我，我要你拿出心來想想。老子，老子待你不錯！要活，你忘了那個小白臉，死心塌地跟我過，要死，你就去找他！隨你自己挑！

【洪山掉頭還下。

麗 我——我要死！——莫嫂！莫嫂！

【莫嫂立刻就跑進來。

莫 什麼事，小姐？

麗 我出去。

莫 出去？這時候？

麗 我去找向經理。不，你不要管。（塞了一把錢在莫嫂手裏）老爺問你，你說我睡了。

【麗珠跑下。

莫 呦，這可好，臨了臨了還要我串個角兒。

【莫嫂看着手裏的錢，蔡洪山又上。

蔡（看人不見了）太太呢？

莫太太？唔，沒看見呀，我進來的時候——

蔡（看見莫手中的錢，馬上明白了，立刻掏出一大捲錢，扔在莫嫂面前）說！

莫哦——多半是找姓向的去了吧。臨走叫我告訴您，說上樓睡覺去了。

蔡去你媽的！好，姓向的，我自己要你的命！

【洪山追下。

莫（由懷裏掏出一把信）得，這些信，我看是用不着了。

【她把一疊子信撕了。

（幕）

第三幕 第二景 堆棧

當夜。堆棧裏，一間空闊簡陋的屋子，光光的四壁，沿着牆堆了一排排的篾笆，幾高與屋頂齊。地上雜亂地堆着一些筐子、桶子和繩索。正中牆上開着一張雙扇的笨重木門。另外兩面牆上也各有一小門。一盞燈高高地吊在屋子中央，清森森的光照着屋子的下半截，上半截依然是黑魘魘的。

雙扇門啓，天鶴和天牌上。天鶴一臉陰沉沉的氣色。他打量了一下屋子，眼中露出驚異不安。

鶴 咳，還是沒有人！

常 嘿，你可開了腔。

鶴 唔？

常 我說你這一路一句話也不說，連口氣兒都不哼，叫人拿你當喝了啞吧藥。

鶴 （望了天牌一眼）我問你人哪兒去了，這整個堆棧沒見一個人！

常 還不是跑到碼頭上去喝老酒？這些狗日的！你在這兒等着，我去叫他們。

鶴 （指着左邊的門），這裏面是什麼？

常 是管事的睡覺的。對了，你裏面去躺躺吧，人來了我叫你。

鶴 （又指右邊門）這個門呢？

常 那，還不是堆東西的。你進（指左邊）這屋裏歇息吧。（抬頭看鐘）十一點三刻，你樂得好好地舒服他一刻鐘。

鶴 什麼？

常 我是說收貨的約好了准十二點到，離現在還有十五分鐘。

鶴 （不耐地）哦，你去吧。

【天鶴推開左門看了一下，走進去了。

常（碎了一口）吓！我還回來？這倒省了我的事。（看看那些篋包）可惜了兒這百十萬塊錢的貨！老蔡真是叫醋迷了心，毀這麼個娃娃，下這麼大本錢！

【天牌走到門口，又想起什麼，走向右門前一試，門開了。

常媽的！這夥子！後門也不鎖！

【他掏出一把鑰匙，把門鎖上，又試了一試。

常得，再見了，我的小白臉！

【常揚長由中門出。稍頃，有人在右門外面推門，推了兩下不開……投鑰匙開鎖的聲音……門啓，雙子，一個又老又醜的看門的，走了進來。

雙子（驚異地嘟囔着）咦，什麼人把門鎖上的？

【他把屋子四處着了一看，慢吞吞走到雙扇門前，撲地把燈滅了，拖着笨重的脚步走了出去。他才走，天鶴復出。看見燈滅了，他不定地叫天牌。

鶴 天牌！天牌！天牌！

【雙子又拖着笨重地脚步上。撲地又把燈打開了。

鶴 你是誰？

雙子 （聽不見）唔？

鶴 你是什麼人？

雙子 唔？——

鶴 天牌，——常三爺呢？

雙子 （搖搖頭）我——聽——不見——我是——雙子。你是什麼人？

【天鶴跑到門邊，雙子狐疑地打量着他。

鶴 （喊）天牌！天牌！……

【外面起了脚步声。等了一會，天牌蒼白的臉又出現在門前。

常 什麼事？（看見雙子）哦，雙子，你在這裏。

聾子（向常行禮）常三爺，您——您什麼時候來的。

常 才來。我有事。（揮着手）你去吧。

聾子 是，是。（走到門邊又問）要不要——我叫他們來！

常（邊做着手勢厭惡地）不要不要，你去你的好了。不叫你不要進來。

聾子（又指着右門）這個後門——是您鎖上的嗎？我剛才——

常（不耐）滾吧！

聾子（嘟囔着）我，我總得各處看看呵——要是出了什麼事情——

【他嘟囔着走了。】

常（轉向天鶴）什麼事，我的向經理？

鶴 沒，沒有什麼。

常 沒有什麼？你這麼鷄毛子喊叫的？

鶴 我，我在想，你不如也歇着，叫這個聾子去叫他們。

常 聾子？我要說得他聽懂了，我還不如自己去叫。

鶴 （又看天牌一眼）好，那麼你去吧。

常 （走了兩步，又回頭望望天鶴）你不要我去叫你媽媽來？

鶴 （抬頭）你，你還是什麼意思？

常 我怕你胆子太小，問你要不要叫你媽來攆着你？

鶴 （厭住怒火）天牌，我不愛聽你說的話！

常 我也不愛聽你說的話！我再告訴你，天牌也不是你叫的！

鶴 （他怒目瞪了天牌一眼，但是有什麼使他低着頭走開了。）

常 （得意）呸！吃人飯還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【天鶴大怒，奔過去要打天牌，但是他又住了手。

常 怎麼樣，要動手嗎？來呀，這兒一個人沒有，連聾子都跑了。

【天鶴不動，天牌過去推他。

常 怎麼啦，小白臉？大學士？哈哈！怪不得麗珠那個丫頭連狗都不養了，敢情有
了你作替身！

【天鶴揚手打了天牌一個嘴巴。天牌退下兩步，鼓起勁衝了過去，天鶴揚手一掌，把他
打了一個蹲子。天牌怒氣勃勃正想爬起來回手，忽然外面有急忙的脚步聲。

常 (驚慌) 什麼，關大元！已經來了？

【他敏捷地跳起來，逃命似地向右門逃去。

常 對不住，我少陪了。

鶴 你哪兒去？

常 我，我他媽的上天！

【天牌下，雙門啓，麗珠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進來。

鶴 你？

麗 鶴——

鶴 麗珠，你跑這兒來幹什麼？在這個時候，（抬頭看看鐘）差十分就十二點了。

麗 （喘得說不出話）鶴，快……快走！快……關大元……

鶴 怎麼了，麗珠！你說……

麗 快走……鶴……有人來抓你……關大元……就要來……

鶴 抓我？！

麗 （點頭）老蔡放了信，老蔡叫他們來的……

鶴 老蔡？

麗 （點頭）他知道了。

鶴 知道了？

麗 門響……那次門響是他！

【天鶴頹然坐了下去，他像挨了一掌。

麗 （焦急地）鶴！鶴！快……

鶴（突然躍起提起麗珠的肩）我是要告訴他的，我是要告訴他的！是不是？麗珠，我是不是要你離開他的！

麗（不解他何以忽然問這句話瞭然望住他）鶴——？

鶴（又突然放開麗珠坐了下去）不，天牌罵得對，我是個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麗不，不，快走吧，好人！十二點人就來了！

鶴走？走到那裏去呢？

麗（指右門）走這個門，出了這個門就是條小路。

鶴出了那個門又往那裏去呢？我外婆說的，我是一個失了魂的人。

麗我們走到遠遠的。我離開他！我現在就離開他。

鶴有什麼用？有什麼用？沒有人再看得起我！我的錢連我自己的母親都不敢用！

她們說是骯髒錢，是的，骯髒錢！——一個吃人飯又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麗（她無言地痛苦了一陣，突然）那你就離開我，鶴！回到你母親那裏去。離開我

！她會饒恕你的。

鶴 離開你？你知道我一離開你就只有痛苦，只有悔恨。

麗 (抱住天鶴) 那就永遠不要離開我！永遠不要離開我！

【門外脚步聲，麗珠面如土色。

麗 完了，他們來了！

【雙門啓，進來的却是洪山，三人相視不語，有頃。

蔡 (突然一把抓住麗珠，一連串地) 我哪一點兒待錯了，我哪一點兒待錯了！我哪一點兒待錯了！你說，我哪一點兒待錯了！

【奇怪地，麗珠面色反轉鎮定，她不響，洪山用力把她一推，跌出了好遠，倒在牆上。

鶴 洪山！

【洪回頭一掌，打了天鶴一個嘴巴，天鶴踉蹌了幾步。

蔡 你！你！我沒有話同你講，老子先要了你的命！(拔出槍對天鶴，麗珠狂呼一聲，

過去護天鶴。這更使洪山怒不可遏，他一把揪過麗珠，甩在地上！)

蔡 要你護着他！你個死不要臉的！……老子把你從破爛泥裏挖出來，老子在你身上化了多少錢，老子哪樣沒有依你！你……你……（他氣得說不出了，只是踢着麗珠。）你！你！……

麗 （跪在地上）你踢吧！你踢吧！我不愛你！我不愛你！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！你以為錢就買得了我的心嗎？你不能！你不能！你不能！

蔡 住嘴！

麗 你不能！你不能……

【洪山舉槍欲殺麗珠。

麗 哎呀！

【天鶴一躍而前擊落洪山的槍，洪山回頭，於是二人揪在一起，全倒在地上，二人激烈地鬥毆，全想伸手取得地上的槍。麗珠急急拾起槍。洪山掙脫天鶴，起來奪麗珠的槍

。飄珠逃到天鶴面前，把槍給了天鶴，洪山怒目圓睜，逼向天鶴，天鶴恐怖地後退。

蔡 你敢！你敢！你敢！

鶴 （逼在笨重的桌子後面，嘎聲喊）不要過來！你不要過來！……不要走近我！……

【洪山欲撲天鶴，天鶴手一緊，槍響，洪山呻吟了一聲，搖晃了一下，倒在地上。場上默然無聲。

鶴 （想不到自己會殺了人，瞪眼看看在動彈的蔡洪山，喘息着說不出一個字）……

麗 （看看蔡洪山不動了，呆了半晌）哦！哦！哦！……

鶴 我殺了人！（看着自己的手）我，我殺了人！

【牆上的鐘噹噹地打了十二點。

麗 （醒過來）走，天鶴，快走！

鶴 （不動）這是真的嗎？還是一場夢？

麗 是一場夢，這是一場夢，可是我們快離開這兒！

鶴 是的，是一場夢。他頭一次給我十二萬的支票的時候，我就知道全是一場夢

麗 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快走吧，鶴，還來得及。（她跑到右方打開右門）走？

鶴 走？往哪兒走？我殺了人！……有誰信，向天鶴會殺人！……母親知道了會怎麼說？……我完了！我什麼都完了！

麗 不，你有我。我們走，走到遠遠的地方，我們兩個人從新幹起。

鶴 （反而鎮靜地）不，秀娟說的，愛情不是一個解決。我不是一個快活的人！

【麗珠拖天鶴走，但是已經晚了，雙門啓，關大元跟另外一個伙計站在門邊。

關 不錯，老杜，這兒有人。我以爲全跑光了呢。

社 慢着，關二哥，你瞧地上——

關 嘆——（看着天鶴和麗珠）這是哪麼攪的？這不是蔡洪山嗎？

【天鶴突然一把抓起桌上的槍。

杜 (驚呼) 當心！二哥，有傢伙！

【兩人跳到門後。天鶴一把推開麗珠。

麗 放下！天鶴！放下！

【天鶴不響。關和杜掏出手槍。

關 (命令地) 放下！

【天鶴不理。

關 放下，聽見沒有！放下跟我走，要不我開槍了！

麗 放下，天鶴！放下！

鶴 (苦笑) 放下？你要我跟他們走？你要我讓全重慶的人盯着我笑話我？我不能！

我是向——天——鶴！

【他朝天空放了一槍，關和杜閃了一下，立刻連珠似地朝天鶴開槍。

麗 (狂呼) 天鶴！天鶴！

【天鶴已經把槍丟掉，屹立不動，由一顆一顆子彈打在他身上。一顆子彈打在燈上，碎了，嘶的一聲燈滅了。在殘燼的紅光中，天鶴慢慢倒了下去。

鶴 我，我就要——醒了！

麗 (在黑暗中) 天鶴！天鶴！天鶴！……(她跑過去伏在他身上。)

(幕)

第三幕 第三景 向公館

當夜十二點鐘後，全家人都還未睡。老太太和受之在桌前坐着。天鵬躺在床上。向太在窗口站着。受之手裏拿着一張晚報。

受之 唉，我就沒有得過兒子一點兒好處。

婆 你的兒子又得你什麼好處的？

【受之不說了，拿起晚報遮着臉看。

婆 你們去找他呀！你們倒是去找他呀！

向太 去了呀，婆婆，您就先睡去吧，已經過了十二點了。

婆 都怪你不好！你爲什麼要瞞着我？爲什麼不告訴我這個壞女人的事！

向太 怪我，是怪我。您就裏邊先睡去吧，您又病着——

婆 不，我等，我要等他回來。你們不疼他我疼他。——他的雞蛋還燉在鍋裏嗎？

向太 在，在。

婆 （想想又說）你們去找呀！你們去找他呀！

向太 是，去找了，秀小姐和林先生都在找他呀。

【韓二在右門出現。他的左臂上和同胸部幾乎全纏上了白的綑帶。他拄着一支手杖走了出來。

韓 秀丫頭他們還沒有回來？

婆 你不好好地躺着，又出來幹什麼？

韓 我睡不住，你們讓我外面坐坐。（在桌邊坐下）奇怪，他跑到哪兒去了？他大概

以爲我壓死了呢。傷腦筋！傷腦筋！

【沒有人說話。

娶 你們再到街上去看看，再到街上去等等。（對受之）你倒是想個辦法呀，這張晚報你倒看了有二十遍了。

受之 我在看賣房子的廣告，這兒有一段，南溫泉新式洋房全棟十二間，交通便利，風景優美，茲因房主離渝，廉價出讓。……

婆 廉價，廉價你也得買得起呀！

受之 我不過是想想。

韓 （不知爲什麼，自從出事以來，他忽然胆壯了。）想想？想想算個什麼？我還想過娶陳雲裳做小老婆呢。

【受之翻了他一個白眼，又看報。

受之 唉，我要能得個頭獎也好。

婆（興奮）哦，我倒忘了，發財票今天開獎，是不是？這上有沒有號單？有沒有號單？

受之（指着「角」）這不是？

婆（緊張地）什麼號頭？頭獎是什麼號頭？

受之 三一七八五三。

婆 三一七——？（失望）不對，不對。

受之（不解）不對？

婆 差着幾萬號呢！（一把搶下受之的報，扔在桌上）你管呢？你倒是想想辦法去呀。

受之（賭氣走開）我不管！什麼事都瞞着我，反正這裏沒有我說話的地方。

【老太太正要和他吵，外面門響了。

婆 聽，門响了。

【向太太急忙跑過去，進來的是袁大川。

袁（拿着一封信）這大概是你們的信，丟在門口地上的，兩封。

【受之接過信。

婆 誰的信？誰的信？

受之 這封是陶胖子的。——（看另一封）這封是——天鵬，你的。

袁 有你們的電話。

婆 電話？哪來的？快去接！快去接！

【向太太要向外走。

袁 不，說要找韓先生去接。

韓 找我？

袁 是的，說一定找你接。

韓 （站起來）怪事，我都好幾年不接電話了。

【韓扶着手杖向門外走去。

向太 承愈，你看着點走。

韓 不要緊，不要緊。

鵬 袁大川，你扶着點兒。

袁 曉得。（扶韓二下）

向太 是誰的電話，要他去接？

鵬 （拆開信，看了，高興得大叫）媽，我學校考取了！媽，我考取了！我——
婆 （氣狠狠地）喊什麼！（天鵬不敢響了）也不高興的那家子。

【受之正要拆信看，吳太太從樓上下來。

向太 哦，吳太太，還沒有睡？

吳 沒有，秀小姐呢？還沒有回來？

向太 還沒有呢。（指樓上）怎麼樣了？

吳 又燒起來了。想等秀小姐回來看看，明天送她到醫院去。

【衆人不響。

吳 （提起勇氣）向先生，房子的事——？

受之 吳太太，我也是沒有法子。姓陶的逼得要！

吳 可是，可是——（她說不出話，掩着鼻子上樓去了。）

向太 受之，你就沒有法子替她想了嗎？

受之 替她想？我連替自己的法子都想不出來了！完了，我們讀書人完了！沒有人再看得起我們了！

婆 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，挖苦地）時代變了！時代變了呀！

向太 婆婆，你睡去吧。真的不早了。

婆 不，琴姑娘，我等韓二接了電話回來。（聽見門響）他們來了。

【韓二又和袁大川上。

婆 什麼事？韓二，什麼事？

【韓二呆呆地看向太太。

向太 秀小姐的電話？

韓 是的。

婆 她找到天鶴了？

韓 嗯。找——到——了。

婆 在哪兒？他們在哪兒？

韓 （看看老太太）他，他們在往回走——太，太晚了，僱不到車子。

婆 阿彌陀佛！

【衆人如釋重負，只有向太太看着韓二不說話。

婆 你聽見沒有，琴姑娘？他們找到他了。

向太 那麼就放心睡去吧。

婆 好吧。（慢慢站起，邊走邊說）唉，這個孩子，真叫人操心！（走到門邊又回頭說）

琴姑娘，別忘了，天鶴的蛋燉在鍋裏。

【老太太下。

向太（幾乎是立刻地轉向韓二）韓二——？

韓（滿臉是眼淚）他，他——

向太 怎——麼——樣？

韓 天鶴——他——叫人打死了！（全場默然）在堆房裏，他跟人開槍，叫人打死了。
●——秀丫頭他們趕到，已經太晚了。

【半晌沒有一個人開口。

受之（慢慢拆開信看）他——他的銀行裏的事成了。

【天鵬低低地哭了起來。

向太（垂頭不動，久之，慢慢昂起頭來，幾乎是鬆了一口氣似地）走，袁先生，請你幫我——去把他接回來吧。

袁 好，我的車子是預備好了的。

韓（拭着眼淚）等一等。我——（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塞在向太太手裏。）

向太 你哪兒又——？

鵬 姨父，你——？（韓二點頭）你把那一盆盆景也賣了！

韓 （點着頭）囤貨是有點兒道理，囤了三個月，一盆賣兩盆的價錢。

【向太太和袁大川向外走。幕落。

三十三年三月完稿。

4000

